

宋學士全集

三十三終

庫	文	閣	內
四七函	一八冊	三五三六號	漢書類

庫	文	閣	內
三六函	一八冊	三五三六號	漢書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536	
冊數	18 (18)		
函號	316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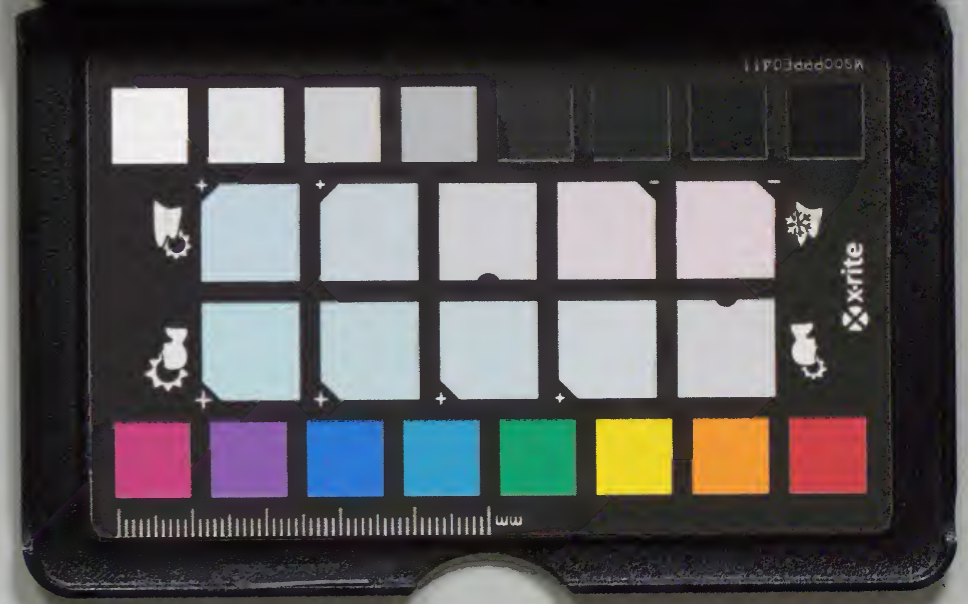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第三十三

淺草文庫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澤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張孟昂校正



附錄

月六章

翰林學士



承運

王帝聖旨翰林之職掌制作而備顧問必擇能文有學居焉起
居注宋濂生于金華文獻之邦正學淵源有自來矣况侍朕

歲久深知其人嘗出儒臺陳訓東宮記言右史邇者總脩元
史尤究心于筆削朕甚嘉之是用陞權俾可代言爾尚夙夜
恭勤務展所蘊使文詞通暢治體昭明庶副朕簡拔之意可
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脩國史官令未濼准此

洪武三年正月

翰林侍講學士誥文

皇帝聖旨翰林之職製作而備顧問必擇能文有學之士居
焉奉議大夫太子 吾大夫宋濼以舊德之士純正之辭專
一不有四年其居左史職詞林佐成均近侍於帷幄黼黻於
治道論思於講筵所裨多矣比任贊善之職尤多輔導之功
茲俾復賚死之清華脩我朝

蘊使文辭通暢治體宣明庶副朕簡任之意可授翰林侍講
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宜令宋
濼准此

洪武六年九月 日

翰林承旨誥文

皇帝制曰三皇五帝之馭天下其文武之能君臣皆備而善
至于三代之臨御禮樂射御書數君臣尤精繼至秦漢以來
人不知古有文武史分各爲之圖故聖賢鮮矣朕出自草萊
非兼備之才蒙 上天授命位極兩間凡生民休息百神祀
事盡賴文武輔導以成之是致鬼神享而軍民安又九年矣
然文者翰林院尚未有首臣朕於群儒中選皆非真儒人各

虛名而已獨宋濂一人侍朕左右十有九年雖才不兼文武博通經史文理幽深可以黼黻肇造之規宜堪承旨宏燦明文壯朕興王特勅爾中書奉行毋滯

洪武九年 月 日

太子替善大夫誥文

皇帝聖旨朕以太子為天下之本其東宮官屬必選文學行能之士以居其任焉承事郎禮部主事宋濂爾以純謹之資老成之學執筆柱下視草詞林繼司業乎冑監復考禮於儀曹皆稱其職况輔導東宮歷年已久擢為贊善孰曰不宜爾尚守職惟恭思盡忠益之道而輔贊之庶稱朕委任之意可授奉議大夫太子替善宜令宋濂准此

聖旨太子替善宜令宋濂准此
德者為之師則模範正而學業進矣翰林國史院編脩宋濂足以明道文足以垂世當朕創業之始即入春宮訓我儲貳則溫文之資實由輔弼繼擢左史掌我記注則日侍左右諫正為多朕以前元紀傳未及纂脩爰求其人非汝弗稱故特俾居翰苑以任總裁爾果能追遷固之蹤成一代之史朕用嘉焉茲特命司成均之業爾尚推明師道以訓誨諸生心使見諸實用則為稱職矣往其欽哉可授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宜令宋濂准此

洪武四年二月 日

封贈詔 三條

禮部侍郎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人臣為國家之用能以功自著者必因其前人積德

所至考諸常典追贈為宜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

同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父文昭今贈以中順大夫

禮部侍郎尚書丞之有知其欲承於宋父

洪武八年十二月

奉

天承運

帝制曰人臣有祿位者皆由其前人之積善故於封典亦必

推原以及之也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

兼太子贊善大夫宋濂母陳氏今封為德人

太常少卿

中書省

御史臺

准誥文

昔者聖人君天下凡名臣之善非崇一己之善必惠及至茲

祖焉爾濂學通今古性淳而朴實有古人之風撓之而不怒

靜之而不清朕觀濂之性有若是焉今者公卿等皆得祖宗

封號爾為文章之首臣祖亦有封焉朕勅中書下吏部特封

爾祖德政亞中大夫太常少卿故諭知之奉迎前去以爲
冥者也

祖姓金氏贈淑人

父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妣贈淑人

但名稱係御製

妻封淑人

中書省

御史臺

奏准誥文

婦人從夫而貴是以國家之制凡有祿位者錫封必及其內
助焉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
賈氏可封淑人尚直兩家益濟婦道

勅

九三十二章

勅符二道

卿去此數月朕常思之今卿來此已復一時矣朕恐失爾問少
勞勞特勅禮部致食粮及酒餼抵所在卿當引賜而自酌美食
以養神賜朕報老之意未審况乎

洪武十年九月十五日地字四號

勅符

以臣事君之道固宜震恭不怠然待休官于官者今古幾人况
致仕者非壽高壽常德邁祥職安有是耶卿福膺永壽精力愈
加自致仕之後每歲來朝甚感朕心不忍使驅馳數千里而來
觀已勅禮部賜食粮餼醴卿當自育高年故茲勅諭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黃學三十五號

中書省入勅

皇帝勅曰書之原由八卦來始代結繩經文讀而備圖傳便天下其書世謂大聖而茂賢能世非此者曷為事理若此者盡天地之有無亘古今之興廢云後先之不奉陳三綱而立五常代君命如親行使臣民見之無不稽首鞠躬於斯之見書之功豈小小哉假如先書之天地無知後書之天地天地也先書之聖人無有後書之聖人聖人也非有志之士不能成其書所以唐宋特設中書之職爵位秀而集群英以書備勅命而昭示天下於斯之職不為不重而故重之朕法前代官如焉今特命爾來選為從仕郎中書省人勤政毋怠

殿廷儀禮司序班勅

帝勅曰殿廷儀禮司既定百官之朝會而戎之來賓其於進見辭謝與夫早晚常參欲其品級無差班行有序周旋進退咸中矩矱度必立儀禮司以掌之而導先後此序班之職也當明於禮節者以任之宋慎可授殿廷儀禮司序班爾尚惟勤惟慎益習容儀斯為稱職矣爾惟懋哉

賜書紀已歲

諭子師宋濂六月初七日申時箋與子書同至文意懇切奈子性理未通不能答若令回書恐為空文耳予以諭代之勿望回劄曩者教吾子以嚴相訓是不吝以聖人文法化俗言教之是通所守者禮所用者節儉是得體昔者古人今為我見先生

初疾予欲留京師醫養予想身健尚思故鄉情猶不已况先生
在疾父子夫婦處於異鄉湯藥之奉豈不傷情是今先生東歸
醫養萬全去後國事匆匆不能遣使以致師事是幸然此子雖
不能答來書之意予諭亦在其中矣

賜詩一章并序

洪武十年春二月二十有六日前翰林承旨宋濂得致仕歸已
達家矣即遣長孫慎進表以伸報謝朕覽來詞言無虛謬已往
分明見陳可紀其爲人也可爲誠矣智矣故有終於致仕者爲
此於是召其孫慎謂曰爾翁去此而誰從對曰惟親及故友會
之他無濫交曰日撫兒孫乎閱生財乎涉田園乎慎稽首拜曰
曰臣慎祖蒙 陛下之深恩厚澤得休官悠悠於家以待考終

其於撫兒孫閱生財涉田園之事皆有之爲此不勝感激特遣
徵臣慎詣闕俯伏以謝陛下曰除此之外他有何樂曰足不他
往但建一容膝之室題名曰靜軒日居是而澄方寸更訪國政
儻知一二雖在休官尚欲實封焉 陛下補缺耳朕聽斯言欣
然感動於戲忠哉良臣有若是耶因爲之詩焉

聞卿歸去樂天然軒靜應當傲老禪不語久之知貫道此心言
著覺遠便從前事業功尤著向後文章迹必傳千古仲尼言
息休官終老爾惟全

御製詩一章

景濂家住金華東消腹詩書字宙中自古聖賢多禮樂訓今法
度舊家風

聰明心地實無欺
燦燦文辭真可梯
論道經邦誰能及
等閑青
與佞人齊
前一詩甲辰四月五日所賜
後一詩癸卯八月十一日賜

賜和宋濂韻

處暑將期秋宇清
柳陰深處聽蟬鳴
黃花喜弄西風綻
鐵騎音
書奏至京

賜醉贊善大夫宋濂歌

西風颯颯兮金張特會
儒人兮舉觴目蒼柳兮
曼娜閱澄江兮
水洋洋為斯悅而再酌
弄清波兮水光玉海盈
而馨透泛瓊聲兮
銀漿宋生微飲兮
早醉忽周旋步兮
踟躕美秋景之樂但有
益於彼兮何傷
洪武八年八月七日

賜學士宋濂白馬歌

鳴脚白馬白雪白
馬疾穿雲雲不隔
朝出清溪東
揮鞭來紫
五漏禁城邊
精神常赫赫
撒鬣嘶秋風
康衢上
過客四蹄發
星乘此無危厄
將軍建大功
斯馬具有益
洪武九年七月祿
一曰巳時

賜學士宋濂重賦黃馬歌

聞卿黃馬黃鸝黃
錦韉鐵銜聲琅琅
行途不速亦不疾
絳毛火
袞飛揚揚暑繫柳
陰濃寒常露立
亞秋風四蹄輕
咆哮雄騰
將軍橫戈矛折衝
孰敢當
罷兵致輕車
學士乘尤良

賜和宋濂詩

鍾阜嶽無比
洞府神仙居
江光耀彩色
清谿芙蓉葉
雲歛天
曉夕霽萬象
舒素淮
逶迤狀三山
勢若馳白鷺
洲分水龍蟠
古
有斯

題宋承旨越中來歌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學士越中來我恐馳程苦拜畢詣塔前精神盛舊觀氣宇比秋
鴻文章真太古試問民何如天下通商賈不但越中樂將軍明
隊伍塘河便小舟旅店從欲沽近來荷君德中原無胡虜賢人
誦言多黼黻皇猷補寰宇足清寧人人皆樂土

應制賦醉學士歌

內厨官酒葡萄綠黃帕擎來氣芬郁詞林老臣被寵光拜捧琛
尾形局縮况當天威只尺間春紅頓覺生醜頰醉來不知烏帽
側猶解披腹呈琅玕近來應制文成軸對揚字字皆珠玉雖
然白髮被兩肩蠅頭細字還能讀聖皇卹老恩最優幾回錫
燕瑤池秋從容共樂有如此未讓十八學士登瀛洲李白當年

一斗下筆玉堂昔袖手才華何必分先後竹帛垂名同不朽

考功丞華克勤

詞人獻賦蓬萊宮御前賜宴春融融駝峰奇味出翠金玉甌

瀉酒波瑤鐘青瓊賜坐列左右三爵不識貌益恭金華仙伯年

最老鬚髮垂領明方瞳中宮宣勸令再酌陡覺眼纈添新紅

天顏喜頽發微咲親御翰墨揮蛟龍寶章既成日天降日月

照光瞳老臣再拜重感激一心報國惟公忠踉蹌步出

闕門去皎皎月上龍樓東史臣彤管會當紀明良自古欣相逢

給事中方徵

御爐冉冉香烟起殿閣氤氳五雲裏聖王萬幾有清暇特詔

文人賦秋水賦成奏獻天顏歡勅令光祿行金盤珍羞羅列

水陸具黃封滿酌酒令乾玉堂學士金華客白髮蕭飈雙頰赤
酒酣作賦氣豪雄遠思清新更飄逸老眼朦朧醉不聞猶能拜
舞趨瑤堦人生際遇有如此絕勝蓮燭夜半從天回

給宋中宋善

續賦醉學士歌

六龍南飛海宇一武功告成重儒術九天宮闕五雲深羽扇鸞
旂乘輿出黃閣秋高風日涼西奎東壁昭文章聖明天
子萬幾暇詔許儒士承清光內官傳宣走絡繹烏帽聯翩坐
前席太官賜饌薦珍羞光祿行觴瀉瓊液玉堂學士金華仙醉
酒拜舞君王前天顏喜動咲漢寫碑酒宸翰如雲烟臣瀛
席拜喜欲顛臣有丹心赤如面臣心忠赤臣獨知臣面頰紅人

前綸賦後誇翰林臣瀛耀光冠古今願持此
同此心

泰府長史林温

華學士青雲客氣吐虹霓成五色才超藝苑逼古人名動京
師播殊域天高氣爽秋澄鮮聖主眷遇開瓊筵勅令賜飲共
爲樂不減風流李謫仙初筵秩秩未三爵老臣已不勝杯杓頭
昏目眩步踉蹌春風滿座霞光駁龍顏一笑催賦詩殿前醉墨
猶淋漓乃知貌醉心不醉醉中自有神扶持親題宸翰寫醉
態滂沛鴻恩絕代明會古所罕學士榮光煥千載文夫
讀書多苦心不感遇飛塵雲况當混一太平日大明下照
背陽春長歌請贊醉學士自古如公能幾人

太子正字桂彦良

金風撼撼吹瓊筵寶島裊裊龍涎光祿傳杯瑤瑤寒珍羞奇
味雙玉盤 聖主九重動顏色青錢學士金門客曾中歌歌羅
星辰氣隱虹霓髮霜白一飲再飲須盡觴身軀青側目茫茫漸
覺紅光生兩頰晚雲烟烟明春雪酒酣作賦楓陛前揮毫藻思
如流泉歸來天街踏明月回望祥雲滿 金闕

翰林編脩王璉

天門白日懸高秋五雲照耀三神洲群賢列坐紫清上鳳迴玉
輦瞻宸旒翰林供奉紫綺裘佩以明月珊瑚鈎殿前奏賦充半
牛胸葳七澤吞九州浩氣直上青天流七寶珍床九華殿大笑
三時走飛電金盤犀著行八珍太官勅賜瑶池宴中使頻飛

羅葡萄露泛黃金波

龍光照肝瞻春紅散作牙

香兩袖宮袍碧頭上烏紗漸欲側玉山兀兀涼風搖銀海茫茫
雪花白 重睡一顧天為低奎章宸翰光陸離群仙起和紫芝
曲琅玕瓊玖皆生輝請以寶函秘流彩萬古清風洒雲海
拜舞玉堦前千載君臣慶良會

翰林編脩王璉

應制賦賜宋承旨黃馬歌

黃馬大宛種身小骨不凡 天子愛其駿養在十二閑 勅
詞林老承旨僕牽來玉犀裏霜蹄蹴踏風鬣翻錦鞍新剪千花麗

有子兼有孫同時出黃金門白頭趨朝戴星起子孫扶持來謝恩 聖朝行賞
不濫施勲臣乃賜龍媒騎儒冠一人獨如此檀香楨榮功在茲

考功監令華克勤

大明天子治天下重譯來賓混夷夏日本之東西域西歲歲梯航貢神馬赤驪
紫燕皆權奇龍媒豈獨渥洼者如今四海兵塵清惠養天閑執嫺雅中間匹馴
且良鬣尾金色雙瞳方奔騰休誇照夜白驕嘶自是真飛黃禁林學士老詞年
過六十毛髮蒼近臣傳宣輒賜予彤庭拜舞承龍光宮柳垂系拂寒草裏宮
錦鞍好阿兒前携孫後扶晚景騎向東門迴西風振鬣感不驚家童却訝朝日

給事中虞

聖朝天子齊唐虞萬方混同車書大宛西域總臣附萬馬入貢皆名駒天閑正
闕北牡驪黃色俱別羅帕輕籠錦作韉絲纏穩控金為勒玉堂學士真老臣日
趨朝侍紫宸承恩特賜飛黃馬騎道衢不動塵飛黃之精真天駒足騰
驟若星駛况拜親撰御製詩奎壁垂芒照人世須知君恩如海深臣騎亦
赤心風雲會遇有如此彤筆宜書耀古今

給事中王佐

渥洼去夫幾萬里 聖恩一視無遐邇年、進馬入 帝鄉降勅奚宮牧 華陽五花
異內有飛黃若龍勢振鬣鳴几馬空清秋颯爽驚西風宜賜盛波老承旨
星夜照瀛洲裏似此殊恩古亦稀好兼忠誠報 天子

給事中孫傑

送宋承旨致政還金華

瞻彼金華贈承旨宋公歸老也公以才雄學博為上所寵任者十有九年今以老賜歸余忝春坊正字久資海益惜其去也詩以贈之

瞻彼金華有鬱其特下有潛溪其流湜湜山川炳靈文獻迭興景濂父中之英也此潛溪其源孔長東流于海濱迤洋洋維比景濂父生溪之濟世有積德爰興維此潛德弗仕乃鍾秀于厥子生此克溫溫其恭性敏且聰學博以充文粹而恭維聖天子之庸天祐聖世有臣明良齊會景命維新維此景濂父遇我明主黼黻皇猷維聖之此吉人簡在帝心入承上旨以奉德音輔導吏官緝熙聖學

事罔敢弗恪紉書金匱古史之良司業成均衿佩將將有德有齒邦家之光敷歷中外屢閱星霜帝嘉著德寵錫是綬名揚宇內文播外夷追贈祖考赫其有輝澤及子孫出入禁闈昔有賢傳維漢二疏賜金歸老以輝于鄉閭帝曰卿老矣今何獨不然罔俾二疏專美于前公辭闈庭眷眷不忍孰承顧問以被親近薦賢為國匪曰予私始終一節忠信勿欺飲錢王堂兩雪初霽出祖東門江山佳麗銀鞍紫驕天廐之良錦衣綺裘燁然有光服天子寵命歸祭于鄉公歸老矣松菊具存有琴有書有田有園姻戚歡迎賓客蒲門擊鮮醪酒琪藥欣欣壽考維期以訓爾子孫世無忘聖恩

晉府傅四明桂彥良

金華之山巍乎莫測乃在牛女之墟天地之北自昔初平牧羊
處至今靈氣鍾名德 聖人立極開大明賢佐乃有宋先生先
生讀書逾萬卷雄才獨擅文章名 至尊臨軒時顧問皇子傳
經當繡楹漢室舊聞疏太傅 明廷今見桓五更先生行年幾
七十新春詔許還鄉邑誥詞御製煥奎文子孫簪筆當朝立先
生種德非常倫 聖明天子優老臣從茲一往三千春高風長
與初平鄰

翰林應泰洛上卷祿與權

幾年簪紱近 天顏白髮休官詔許還先世受封霑 聖澤後
昆承寵侍朝班心同金石孤忠在身入山林萬慮閑回首王堂
春書靜何時重聽佩珊珊

監察御史會稽黃忠

海內才名五十年

聖恩仍許晚歸田金華父老如相問曾是

瀛洲第一仙

新賜宮衣繡海圖榮歸况是早春初公卿祖帳都門外入道風

流勝二疏

萬丈文光北斗懸清名不獨域中傳東夷買得潛溪集已向扶

乘石上鐫

紅鞋金帶荔枝花三品詞林內相家歸去山中無俗事瓦餅春

水自煎茶

乞與山童潤筆錢歸時正及早春先王堂分取薇花樹種在籃

溪淺水邊

山僧羽客莫相過碑版人間刻已多從此黃庭不須寫自開池
水養群鵝

榮歸詔許老山垞火棗交梨養性靈秘府圖書翻閱盡却從方
士借丹經

白髮朱顏六袞餘還鄉尚駕軟輪車龍江關吏如相識應止青
牛乞著書

諸生東唐孫賁

契生中書舍人葉寧朱孟辨忝厠侍從躬親 皇上春

顧之隆謹記一時盛事賦絕句三首以識別并為臣子

獎勵云

天語叮嚀出紫微特將綺賜卿歸愛卿秉志如金石留取裁

成百歲衣

洪武九年正月六日 上御午門闕樓賜先生文綉綉各四 上曰愛卿志如金石故有是賜今年卿壽

幾何先生曰臣六十有八矣 上曰卿壽更至三十二成百歲留為百歲衣也

楮鏹親頒當酒錢賜金不獨二疏賢想應心醉 君王德慚愧

長安市上眠

上賜文綺之日復賜寶鈿二十 上曰賜卿東歸當酒錢

城上春雲暖更飛念卿此地跡將稀臣身願作隨陽鴈一度秋

來一度歸

上步自午門先生侍行 上曰此地卿行有數矣卿歸後還能來見朕否先生對曰臣身未就木則一歲

朝一來

孟辨紀事賦詩識別靖可謹續二首以補其遺

君王親為計歸程幾日携家出鳳城江上春來有風浪扁舟好

向裏河行

曉辭龍衮出金門拜跪相扶有子孫 勅更宣來侍食懸

卷之三十一

五

一飯不忘恩

四明諸生史靖可中書舍人

左右圖書列靜軒一塵不到坐忘言那知門外春多少開遍桃

花水蒲源

白苧如霜初下機并刀素手製春衣裁時莫學朝衫大要上東

山采紫薇

吳興林靖

不管人間是與非錦衣脫却換荷衣浮雲捲盡三山碧萬里晴

空一鶴歸

蛸空三際泯諸塵坐闕閭浮幾劫春堦率至今衣鉢在雙林

士是前身

甲子催人撚指間黃金難買一身閑五更睡覺梅花月渾似當

時未出山

坐斷清風八詠樓海天高掛月輪秋了知有相元無相不在聲

音笑貌求

大開圓鏡廓虛空楚月吳雲觸處通此身莫言山海隔妙音無

日不相逢

道交江海幾人存老我空山獨掩關却一岩煨芋火大千豪

髮與誰論

豫章澹友來復靈隱住持

送龍門王入仙華山辭序

龍門先生既辭辟命將去仙華山為道士而達官有邀止之者

予弱冠嬰疾其懶不能事事嘗愛老氏清淨亦欲作道士未遂
聞先生之言則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從此往矣他
日道成爲列僊無相忘也

劉基

寄宋承旨詩

并序

洪武十年九月潛溪先生來朝京師十一月陞辭還金華二
十五日戒途後三日 上謂先生之子中書舍人璲曰爾父
歸今幾日當抵何處十二月二日又謂璲曰汝父途中想平
安邪又明日復謂璲曰朕夜來夢見爾父與太平諸儒言論
容態甚悉想已達錢塘矣璲叩頭謝曰蒙 聖恩眷顧如此
何以報也時伯誠泊靜可皆在側與聞 玉音中情亦不昧

感激因各賦詩以記其事敢求正於先生云

聖皇親問宋中書汝父南歸幾日餘想是官河風色順輕舟平
穩似安車

霜晨鳳閣聽綸音夜夢金華老翰林時有舍人臣宋璲叩頭
激 聖恩深

張伯誠

內相忠誠荷 主知白頭親見太平時平生不有君臣契那得
神交入夢思

聖主端居念老臣清宵夢寐見精神太平今日諸儒會風度
稀似古人

史靖可

靜軒詩

幽軒聞說傍巖肩兀坐終朝養性靈
隱几泉聲雲外落捲簾竹色雨餘青
仙丹已熟春長好塵夢方酣我獨醒
還憶清溪舊游者白頭矻矻尚談經

翰林學士宋公贊

粹若春温運藻思以疑神澹若秋雲儼豐儀
之出塵近而視之若淵魚之潛鱗遠而望之若天馬之逸群
故能追先哲之軌範勤往聖之典墳理深明夫蘊奧學允究於天
人士爭趨而問業人盡慕於卜鄰采中林之蘭蕙列清朝之縉紳
載筆直書於信史吐辭制作於雄文時鋪張於盛美用黼黻於絳綸
是以進講入謁 楓宸侍宴每迎於朝旭前席屢至於夜分

善道左

明君身不移於素操志確守其真淳

毓郊敷之祥麟此所以振聲猷於宗社垂德澤於子孫者歟

天台陶凱

神完而氣充業精而德崇涵泳乎詩書之澤從容乎禮法之中
其際遇也雖無驅馳汗馬之勞其製作也則有黼黻 皇猷之
功故謂其文者慕之如祥麟威鳳被其教者挹之如霽月光風
撓之而不濁扣之而不窮蓋其積之也厚故其用之也豐噫此
所以為大雅之君子而當代之儒宗也歟

永嘉林温

落落昂霄之霜木温温宗廟之文王也才既全而闇然不形學
已至而歉然不足也及遇時顯融出入金門而夷曠從容不異

於林谷也宜介者化之而格悍者遇之而服也人固莫窺其淺深是蓋齊得失而不驚乎寵辱也

橋李貝瓊

諒貫群經融釋百氏董生淳正昌黎雄偉泰和之運明兩之間進敷帝典退演王言文傳外夷功在後世奎壁當天江河行地

烏傷朱廉

貌温而氣和粹然君子之像學充而文高蔚然當世之望有山林巖壑之姿居金馬玉堂之上斯人也其不以富貴自榮而以道德相尚者耶

晴江曾士勗

氣之和也佩玉其錚文之爛也雲漢其章是宜接武楚龍齊福

班馬煥乎金匱石室之光

臨安錢宰

恂恂其仁温温其恭純乎道體粹然德容學貴天人才邁今古當代宗師後賢儀集

無名氏

伯衡歸自京師就見承旨先生于蘿山獲見其小像謹述贊辭非敢曰美盛德之形容聊附姓名於群賢之末云爾贊曰挺然命世之雄展也間氣所鍾在躬皆清明之積生色惟仁義之融絕學繼乎千古之上卓識出乎萬人之中蚤年傑然道冠於丘壑識者推為文章之鉅公顧夙夜俛乎其進修而意氣歌乎其謙冲逮進逢於昌運遂深簡于淵衷信夫相親猶魚之有

水豈惟際會若雲之從龍始終一誠必責難而陳善出入兩宮
斯言行而計從恇恇焉爲國育材休休焉樂善有容凡入官
之俊秀多及門之冠童典司筆削足以彰善殫惡敷爲制述足
以昭德表功固由其言之立而道之崇歸休山林夷夏仰其風
采不奉朝請政事資其爾縫蓋可見輿望之屬而宗卷之隆
此所以集斯文之福祉聳鄉邦之文獻爲一代之儒宗也

金華蘇伯衡

昭皇猷煥天章文之祥御太和扶綱常道之昌何德容之溫
溫而神氣之揚揚於戲此豈非掌制乎玉堂而壽斯文於靈
者乎

無名氏

天付斯文於人也豈偶然哉必有不合而同不期而至者故
吾夫子與朱子生同庚戌今潛溪先生宋公之生又於是歲
入謂聖賢之出鍾靈降秀爲世禎祥天之所俾信乎其不偶
也周室既衰先王之道如日斯晦微夫子六經孰正人道孰
明是大有功於萬世者也時降道汗寥寥千有餘年迺能集
其成會其要得吾夫子之指歸者其惟朱子乎公乘文明之
運贊一代之治以其餘力使學者復古屏棄科第之趨一闡
於理義之學其功不在朱子下海宇之內一人而已耳然則
夫子之道被於萬世當時仕止一魯朱子在宋號爲尚文之
國立朝僅四十日終厄偽學而公得君行道者甚久澤能加
於人文可垂於世光明峻大照耀無窮豈天之付公者獨厚

公之報乎天者亦將未艾也公年六十八即謝政 天子數
畱止公公固辭曰天道惡盈人道止足辭意誠款上知不可
強迺止益見公進退從容皆合乎道宜其居為儒宗出為勳
德以文華國以道佐命宜有系於斯文之重輕矣世之論公
者徒以文學際遇為事至公之得乎天而契乎聖賢者又烏
能窺其端倪也哉靜也不敏游公之門頗久四方之士爭欲
誦其言識其人不可得因為公像刻而傳之非惟表公之
德業亦且以見我朝之有入也謹敘而贊曰

天開 皇明寧生儒英光儲徽降維成在庚燁燁其氣濯濯其
精昔昔今顯 為國之楨明珠在川美玉在山公貌之清風行
雨潤蘭含芝蘊公德之馨如鳳之鳴如龍之騰如雲之變如

蘇公文之宏豈惟三者以聖為程乃補衮職乃持文衡 天
子曰都汝執汝經往導曾子此職是膺公拜稽首揚言于庭凡
鄉百辟尚其與川四夷八極慕其光聲勛垂竹帛貌寫丹青公
曰 天子乞我頽齡亦有子孫嗣我簪纓公歸自朝詞林之榮
懸重講學衿佩日盈回視河汾厥澤弗稱我從公游春服既成
山河水涯載止載興毫分縷析物無遁形息我道義樂我性情
我言公像德不可名天高地深令聞永貞洪武十二年七月一

門人吳興林靜拜書

外和而神融內克而面晬衣冠雖昔人之風氣象實朱儒之懿
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虎豹之
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而無

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同門友烏傷王禕

神若天游色如春熙浮游一世之間發揮千載之奇人皆推其才美而易嘗見其杜德之機也邪

同門友金華胡翰

有粹其容心廣而體充有碩其學一時之所宗曷不置於館閣之上乃俾其傲兀山林之中將向友乎當世非斯人吾將適從

友生青田翟壽

德之盛者貌必充積之厚者用必豐觀其雄偉俊逸之氣恢博宏大之學豈隔巾短褐又處於山林之中鄉之先達凋謝無幾後而光前者衆咸推仰於公異日隱經濟之蘊蓄蓋世之功

國子麒麟凌烟之上吾有望於英風

友生蘭溪徐元

不懷而長何氣之昌不露而揚何言之章空谷白駒玉堂金馬豈無伊人風斯在下

友生會稽屠性

以公為優於德耶則其才學之卓然者固以披豁乎心曾也以公為優於才耶則其德行之粹然者固以洋溢乎容也以公為才德之兩優耶則其所以自處者又皆不有於其躬也大德者乃才之所資以發而才者乃德之所賴以充也二者皆公之所不有而謂公之自有其有者曾不足以知公者也嗚呼若公其若若有若無實若虛以慕夫顏氏之遺風者乎

同門浦江戴良

至不清撓不濁涵天和闡聖學用之弘施物博藏之固守道確
度後進推先覺珠媚淵玉完璞輝日星耀山嶽偉德容敦敦淳

友生蘭溪趙良恭

辭章不足以載道則詆為淫言解詰不足以明經則斥為謬語
蓋深懲於流俗之所溺而有志於沂泗之餘緒所以金玉道德
浮雲富貴不為外物之所遷惟知天命之可畏獨處一壑之間
思通千古之秘此可謂抱遺經以自信不以窮達而有異者也

同門友浦江鄭壽

天地之間文為至異自人生以來不知其幾千萬億之多而推
文章之士則可得而數計蓋其奪元氣之精而發鬼神之心

造物者每靳之而不生而既生之則必栽培以成器有美君
子句度疑邃才高而行則能謙志豪而學則甚粹接諸公之踵
武會群言之原委審於胸臆者浩乎江流之深舒為辭章者粲
如春葩之麗信真宰之鍾奇俾文脉之有繫處山林而著書登
三堂而掌制雖隱顯之不可必而在我者可以無愧惟嘗知之
真者莫之深彼求之於丹青之肖似者誠不足以窺其中之所
三也

友生蘭溪吳沉

氣充以完貌端而和蓋其積於中者日以益厚故其發乎外者
粹然而無頗知方進而未已撫年壽之尚多寧勇謝乎簪裾而
終莫情於薜蘿暇潛溪之云云仰長山之峨峨每培高而浚深

顧瞻浙河際天
後入是師春出北字

春日載陽列宿
學問之長外夷
復我志

宋氏世說記

宋本子姓至微子始受封子孫遂皆以國為氏有居京兆者曰大理承憲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歷十四傳至榮周廣順中又遷義烏覆金山榮字禮仁行十有經濟才通尚書春秋學者私謚文通先生死法華山娶陳生甫字師杜善詩宋雍熙

末又遷智者鄉之根谿口是為南娶謝生訓行三訓娶院生帳

行八帳娶何生祥行一字善致娶龍蘇子以弟游之子阜為後

行二字善宗娶胡堃石濱原阜行五娶陳宗生侃自侃以上皆儒

行八侃字子穆娶楊子同生永敷一作富百行百永敷娶李固嘉

定初又同栢遷金華之潛溪栢字秉操娶陸烈無子以本

敷子溥得嗣行二娶至履孝弟如古人遇物一以柔勝娶周

氏周與陸皆杭人溥德生守還行三字德明娶沈守有行四字

德慈娶王康皆有後守富行五字德政性忠信與人交無二諾

嘗共兄執里役度其力單獨任之娶金妙圓有賢德婦道母儀

可為女中師且勤甚御紡磚每夜至鷄號卒振宋氏門守有亡

一子絕幼或利其多費謀殺之妙圓與夫保育成人悉返其田

廬一髮不私合葬潛溪西二西姜東塢山生文昭一名朝字文

震温恭似不能言子弟來見亦整衣冠深揖之生平不識偽言

偽行一錢不妄取不問賢愚以一鄉善士稱之無異辭集賢院

聞其事賜以碧峰處士之號文圃行福以名為字文馨行福文

隆行福字文華文昭娶賢時事父孝雖歸文昭家凡得美食即

遣人遺之未遺不敢先食善於教子嘗嘗理使從名師儒游死

葬潛溪西十里白石山桐波塢生淵行俊字景一義烏醫學教

諭瀛行俊字景瀛能古文文圃娶阮章二氏阮生澄行俊字景

清渭行俊字景章早卒章生沁宿文馨妻妻生源行俊源文瀛

文隆娶趙一字曉周出也淵娶蔣勸生瑛行嚴字伯璋瀛妻義

烏賈專字主敬生瓚行嚴字仲珪瓚米字國朝至正庚寅

月三日瀛又遷浦江德鄉之青蘿山孝門宋氏自大理丞以

來雖不甚顯多以儒術知名于時後之孫子念先德之如斯思

承繼之不易可不知所以自勉者哉助與瀛以文章交甚密因

為著此世譜記俾之刻石先祠庶幾觀者有所興也承事郎太

常博七致仕東陽胡助記

宋太史傳

金華王禕

宋太史者名瀛字景瀛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

丞為易講師弟子眾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更十

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

廣順中徙于義烏隱居覆金山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

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為景瀛自其父祖而上世為峻儒雖

隱約鄉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者多矣景濂在姪僅
七月為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即能誦古文書過其目輒成誦
為詩歌有奇語操筆立就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里人有張
繼之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
乃携之入城府俾受業聞人夢言先生習易詩書春秋通焉為
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右其友胡君翰曰舉子業不足慰景濂
盍為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吳萊先生學吳先生博極經
史善為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蘊奧久之文章之名籍然著聞
矣景濂為文初若不經思而用音極精格浩浩乎其闕其際源
源乎不知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
翰林待制柳公質翰林侍講學士正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

景濂又各及其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皆禮之如朋友柳
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野望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
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
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
人矣景濂所為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
謂其雄麗而溫雅甫田陳君如知言士也為之序曰柳公之文
龐鬱隆疑如泰山之雲層鋪且營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
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
文其辭韻沉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哉文乎其不可無
淵源乎蓋以景濂為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承旨盧
歐陽公玄於二公為行輩嘗評景濂文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

百戰百勝志不少懈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養舉不沾塵
土辭調爾雅如殷周彝龍紋夔滅古意獨存態度多愛如晴
鷲終南衆皴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遠千古安能與於
斯其爲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既即世而景濂踵武
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至正中用大臣薦擢將仕佐郎翰林
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
濂素不嗜仕進固辭避不肯就會世亂益韜閤不欲事表顯乃
入小龍門山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下疑道記又著孝經
新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于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
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娶官呂氏倡道之邦而
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氏

許謙氏皆婆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景濂既聞因許氏門
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
而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
任者益重矣其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
悉得其指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無礙爲經論
絕類其語言真諸其書中無辯也青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
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以資嬉劇譬猶飲梁肉而茹苦茶
飲茗汁耳其濂狀貌豐厚美鬚髯然目短視尋丈之外不能辨
人形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性踈曠不喜事檢飭宿客
不至則累日不整冠或携友生徜徉梅花間轟咲竟日或獨臥
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適世俗生產

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
與人交任真無鉤距視人世百為變眩捍闔譁若不知知之亦
弗與較縱為人所賣不復悔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焉
有德之君子景濂所為文別有蘿山吟藁三卷潛溪內外集三
十卷又有浦陽人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義烏王禕曰世稱太史公司馬遷好游南土會稽浮於沅湘北
涉汶泗過梁楚足跡半天下其文雄深雅健善馳騁有奇氣以
游故也吾觀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氣殆前無古大使
其生遷時與之相頡頏不知其孰為先後矣而其足跡未嘗踰
鄉里豈世之稱遷者固不足信耶遷生龍門而景濂亦著書龍
門山其所著書與遷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以成一宗之
言何異然遷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後至其身亦五
百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矣若景濂之善謙讓焉未始以
自高此又其所為異耶

宋潛溪先生小傳

景濂姓宋氏景濂字也其先家金華之潛溪至景濂始自潛溪
遷浦江今為浦江青蘿山人初景濂與祖同以十月十三日生
因名曰壽後更名曰濂上饒鄣錄事復初為製今字其在母妊
僅滿七月即生故為嬰兒時極多病每患風眩輒昏迷數日祖
母金與其母陳更相保抱方獲無虞年六歲入小學其師包文
叔授以季滄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餘言諸生同肄學
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景濂皆成誦九歲頗學為詩有道士樓

節翁至或命賦詩為贈景濂操筆輒成四韻有步罡隨蹠脚頭
斗嘑亦能轟掌上雷之句衆因目為神童烏傷賈伯達豪傑之
士也亟許以女歸焉景濂家素貧力不能致名師儒而鄉中授
徒者皆畏景濂文莫敢為之師自是或作或較者十年鄉先達
張教授繼之自瀏陽蒲官歸聞景濂善記也亟延見於別墅問
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景濂以一月為答繼之不之信抽架
上雜書俾即記五百餘言景濂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成誦一
字不遺繼之驚曰有才如此不可廢也城南聞公夢吉鄉貢進
士也吾引汝就學焉景濂輒擔簣徒步從之聞公深喜授以春
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景濂則并列
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為魯公幾年幾月是年
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小爽者適鄉校行
私試景濂占前列同里胡君仲申時授學於浦江吳公吳公亦
鄉貢進士以文章名家仲申從之游深得其學每見景濂輒加
獎譽且謂曰舉子業不煩景濂曷學古文辭乎仲申景濂所
畏者聞其言甚喜於其復從吳公游益取經史及諸子百家之
書而晝夜研窮之凡三代以來古今文章之洪纖高下音節之
緩促氣燄之長短脉絡之流通首尾之開闔變化吳公所受於
前人者景濂莫不悉聞之於是其學大進繼登待制柳公道傳
侍講黃公晉卿之門益講求其未至二公深相器重每有咨叩
終日言之無少倦之色或離左右則書問之往來無月無之黃
公至以博雅雄麗稱其文人有求文於黃公者黃公不暇為輒

命景濂撰就自署其名而遣之由是景濂以文知名于時臺憲諸顯人多願得而觀之而景濂不以爲已足且謂文爲載道之具凡區區酬應以適時用者皆非文於是益求古人精神心術之所寓而大肆力於其間積之之又浩浩乎而莫窺其際源源乎而不知其所窮洋洋乎而不見其所不足若景濂之文可謂能卓然名家者矣景濂之貌不踰於中人而其志則欲尚友於千古接人雖極其和至於品裁優劣則極慎許可當其意者蓋十無一二焉或狎而侮之卒弗與較人有樂於爲善則竭其志慮而助之不啻若已事故自家庭之近至於州閭之遠自公卿之貴至於僕隸之卑凡識景濂者咸以爲懍悌忠愿之人景濂篤於倫品處父子夫婦兄弟之間皆無愧性尤曠達視一切外

物澹如也年三十即以家事授子姪朝夕唯從事書冊間稍有餘暇或支頤看雲或被髮行松間遇得音時輒擊磬沿歌聲振林木翛翛然如塵外人其傲視一世豈徒齊彭殤忘貴賤而已哉其曾中之所存蓋有不可得而測者矣予少景濂五歲初從吳公游始識景濂及再從柳黃二公而與景濂過從尤密是則公學爲同志於師爲同門不可謂不知景濂也因爲撰小傳一通如此景濂所著若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經緯文宗浦陽三書古賦正音等書多未完其志甚銳而所述當不止尚俟他日續書至正十三年八月乙未朔前 經筵檢討權叅贊官鄭憲撰

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

知制誥兼修

國史之職

太子贊善大夫致仕濟溪先生宋公行狀

曾祖考溥德

妣周氏

祖考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 妣金氏贈淑人

考文昭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 妣陳氏加贈淑人

本貫金華府浦江縣感德鄉仁義里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為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言大理丞為易諱師弟子眾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諡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于義烏隱居覆金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者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姪七月即生為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

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免命歲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翰蒙求三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向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為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為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師即有成爾乃携入府城受業于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即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為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何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屬

禮諸經先生爲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
麟溪上攻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于先生曰
子業不足慰景濂意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
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闕與自是先生文章之名籍然著
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
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
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膺仕者當是時會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
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
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
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
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買黃文獻

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
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
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
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
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爲尤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
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
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云謂非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
與於斯先生爲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即世先生踵武而
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攝先生將仕佐
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儒者之特選
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閔不事表顯乃與弟

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疑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存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為已任婆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不氏一再傳為何基氏王祖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婆人而其傳遂為朱學之世適先生既聞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者是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微百氏之說悉得其言要裁為經論類其語言專諸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

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攀觀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攀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天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懇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畧且

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攀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天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懇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畧且

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
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略乃
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
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
國耶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
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
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
與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告上詔還家燮治仍賜金帛
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
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毋驕縱脩進德業以副天下
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略曰

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
教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
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上每與群臣言先生淳謹
君子輔導有方卷過甚隆既而先生丁尚書公憂及服除洪武
二年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
制誥兼修國史時編歷之上晉山林布衣發凡舉例壹仰於
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文詞頌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欽手承命
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者多時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
封爵名宿大本堂討論建日先生歷振漢唐以來故實其書中
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屢降上
問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

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是故也 上怪文正以荒淫極
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 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
置諸地則善矣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僊
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
神仙而方士至漢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
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 上既遣
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太
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
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 上嘗祀方丘惠心不
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尊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
泰矣 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 國子司業

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蒞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
揖坐執經敷揚闡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
惟恐不得爲先生弟子 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
遠知縣五年二月 召爲禮部主事十二月擢 太子詹事大
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 皇太子一言一動皆
以禮法諷諭使歸于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
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
以明其義 皇太子每歛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
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
先生請 上讀直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
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二月 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

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今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
先生既如 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
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
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上謂先
王曰朕之為君上畏天下畏此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
對曰一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此民凜乎若朽
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爾願 陛下慎終如
始天下幸甚 上御齋至先生侍坐 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
修短廣狹先生歷言之曰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
之多後世莫及 上從容謂曰 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
與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陛辭

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 國史仍兼管書
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淑人先生奉
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為辨姦錄及進 太子諸王各分賜焉
初 上作祖訓錄至是成 命先生作序論以大意先生歷言
帝王之道及 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 上稱
善命刻于篇先生嘗侍 上至後苑觀穫 上曰農事成矣先
生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
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 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
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書躬行
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 旨纂脩大明日曆二
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為寶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

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衣沐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國
 凡上有所任使靡書歷夜躬園載冊書于牘進之或覆視于
 冊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又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
 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勲臣名卿焯
 德耀功之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
 上前所陳說不為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
 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上嘗問昨日飲酒不座客為誰解
 為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
 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
 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
 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感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

且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明
 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為誰先生曰善
 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
 為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犬上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
 之言上忻然曰卿可為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
 制之作亦不留意嘗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
 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上強
 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
 以賜仍命侍臣成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
 若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
 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

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 上以先生又與制作宣勞
為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
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
屢辭謝不敢奉 詔至是年某月 詔徵先生冢子璜之子慎
為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璩除中書舍人 上時休
暇輒命題試璩與慎而戒飭之 上笑語先生曰朕為卿教子
亦先生或奏事久稱倦 上命璩慎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
言內廷當世以為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 詔 皇太子
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馬歌復 詔群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
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 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為報

誠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一其 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
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 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為嘉議大
禮部尚書母德人為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
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 誥辭皆
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
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為 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
上春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
因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 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一聽厭其迂行怒欲罪之以問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
服此詆謗罪當誅 上答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
詔上既其心耳焉可深罪乎 上默然已而 上覽疏中有足

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
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上嘗廷譽先
生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
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偽詔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
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
臣皆以為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類行賜紙幣文綺及
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予嘉
知忠誠可貴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
八 上曰歲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
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
暖先生行先生至家即拜 表遣慎詰 關稱謝仍上箋 皇

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 上賜 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
之臣勲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
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送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
上佇想已久延問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皆
動顏色越翌日 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
賜自是日侍 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禦詢諮條至便殿待食日
晏始退恩禮之優群臣莫敢望 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
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
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聞先生下至寺人衛
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留
朝七旬餘 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

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上為先生指畫聖心惓惓
愈加於昔及先生既行數日。上問球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球
以安對未幾復謂球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
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球叩頭謝曰非陛下垂念
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
等皆為詩歌以紀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
不君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
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澄溪集刻板國中高句麗安
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矧然自持似不能言
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訕膝而首下馬至於公侯貴人則未
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則朝廷有大議則計古今辯說不少

有西回性命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足
嘗曰古人之為學使心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
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尚表襮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
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
為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鈎距縱為所紿亦弗與較臨財靡非
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
為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橐求一字不肯與
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
先生卻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
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
替振幽即欣然為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為多接引

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投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
衆譽之色温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
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法祔
奉 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叅大政爲御史知列郡者相
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
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
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爲先生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一上
面發後學無師之嘆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於正發之也
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蔬食
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髯狀貌豐厚不爲奇異行以求過於人
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

五月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
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幕迹人不見
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婭有以郡縣事爲托者皆峻謝之或
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爲之不飽
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臥縮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
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爲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
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
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
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實置
辟 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
疾卒於茂府臨歿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薨之府守官吏皆來

賻贈吳真先生於夔府之西道華池山下其紀喪誌刻石
表墓者則知事葉以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享
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名專字主敬賢而有德為夫婦師前先生
一年卒於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璵有文行積彙隸真草四
書其二長適金華賈林次適義門鄭林孫男慎愷恂悳熹臨
楷自垂髫時嘗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不以
子無知即辱進而教之親承化育千茲有年矣第懼才實凡庸
學如望洋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慟莫知所從竊念
先生道德文章固以顯著於當世其出處遭逢行事之盛世系
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尚恐人未盡知爰敢哀取翰林待制王公
棹先伯父太常博士諱濟君舊著小傳及同門友某所作

記輶為行狀一通俟請賞代 言君子者為碑銘表諸墓誌

庶幾他日太常 國史有所採 焉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門人義門鄭林

宋潛溪先生文集序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至賢其學可謂至矣其於三才
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 石亂是非隱顯鉅細之際凡天
人傳心之妙帝王經世之略無 弗察而通也其真知實踐既有
得於內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 詔入也然後託於文章以推其
意之所欲言故程子以謂聖賢 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
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 謂後之人始制卷則以文為先
平生所為多於聖人然有之 補無之無關也由是論之所貴

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天
乎然而古今文章作者衆矣
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濂洛之
正說齊唐氏則務為經世之
又脩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
章亦各自成其家而香溪范
平經史為文溫潤渾練復自
柳公烏傷黃公並時而作
而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
乎聖學而黼黻乎帝猷踵
吳立夫氏吳氏深於經張
長於史而立夫氏之學尤超卓其

此皆善也
集聖賢之大成為道學之
弟子曰勉齋黃氏實以其
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
之世適然為其學者上而
其類見於文章者君子亦
吾鄉之文章所謂無是言
無補無之無關者尚足謂
氏而私淑於吳氏張氏且
人以究夫道學之旨其學
不後數而不鑿衡縱下上
小如意其所推述無非以明夫理

如未嘗為無補之空言苟即是以驗其學術之何如則知其能
絕鄰邦之諸賢而自立於不朽者遠矣景濂既不求用於世而
世亦未有以用之其於文章尤日愛重不輕以示人以權焉有
同門之雅特出其所著俾有以序之權聞朱子序廣漢張子之
又謂其不知年數之不足是以字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
字之間始也其極於高遠而卒及就於平實嗚呼不自滿足而勉
焉不息者聖賢之為學也自高遠而底於平實則其學之所至
豈不較然矣乎禕輒誦是以序景濂之文以致吾區區之意且
四以自厲焉至正十五年正月甲子友生為陽王禕序

潛溪集序

程篔簹計猷君濤以金華來繼元生所著文集後序序予為之

言曰三代而下文章唯四京為盛逮及東都其氣衰衰至本朝
復盛盛極文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復于古南渡以遠為士者
以泛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誕幻
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文益甚矣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
而至文生焉中統至元之文麗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
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曆之文贍以雄通宣統又曰富月
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歸諸粲然之文意將
超宋唐而至西京矣宋君雖近出其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
不盡讀大江以南最號博學者也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
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懈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
風翩然舉不沾塵土其辭調爾雅如殷貞周彝龍紋漫滅古

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皴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
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雜於古人篇章中蓋其難辨唯真
知文者始信予言之弗謬餘在翰林也又海內之文無不得寓
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鮮也苟置之承明奉常之署使掌制作豈
不能黼黻一代之乎先民有言曰知言聖賢之能事立言學問之
極功不學知言不能明理不學立言不能成文有若宋君其殆
理明而文成者歟因書以爲序宋君字景濂濂其名也嘗著人
物記二卷餘爲序之鄭君謂其可擬五代史記亦公論云翰林
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廬陵歐陽玄序

文以明理而氣以行之氣不昌則辭不達理不明則言乖離而
道昧六經以下唯孟子爲最偉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夫以是而發爲文又焉得而不偉也漢唐宋之盛則有賈
馬楊班李杜韓柳蘇曾王諸公是皆生於四海一統之時挹水
嶽之全氣宜其精粹卓拔不可及也國家混一七八十年名儒
鉅公接武而出其可以追配古人者固不爲少然而老成凋喪
之後宴安游惰之習勝以聰明捷敏之才乘其在外急名之氣
竊取糟粕剝挑組織以耀聾聵襲聲譽者紛紛皆是而不知其
於道何如也盛極則消理固然耳予竊痛之而憂今之將無其
人及待罪居越得宋君景濂潛溪集觀之然後知造物之不爽
斯文而光岳之氣猶有所鍾也景濂舊居金華從故待制柳先
生侍講黃先生游二先生皆以文章鳴于世景濂合二先生之
長上究六經之源下究子史之奧以至釋老之書莫不升其堂

而入其室其為文則主聖經而奴百氏故理明辭腴道德於中故氣充而出不竭至其馳騁之餘時取老佛語以資嬉戲則猶飫梁肉而茹苦茶飲茗汁也嗚呼文天下之文理衆人之理也人之有才而能學者皆可以致其極何作者之不少而造者之不多也吾於是乎深為之悲而竊為之喜也景濂又有龍門子別為卷文林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青田劉基序

替溪後集序

元氣流行于天地間其英華純粹鍾之於人必卓為絕出之才苟不施於政事以暢其美則假文章以鳴天下之盛非立言學古者孰能之哉金華中景濂先生醇乎儒者也經史子集無不道貫舉其辭義如河水流滂沛不待疏決自無壅塞如庖丁解牛

又如王達監田粹然不見其瑕疵也竺潔者又如珠孕合淵粲然不規其情窪也春容典重者又如金鍾大鑪在東序動中律呂繳然不聞其亂雜之聲也故鄉先生柳公道傳稱其雄渾可愛黃公晉卿許其溫雅俊逸莆田陳公衆仲亦謂辭給巨裁類夫柳黃二公廬陵歐陽公玄亦謂神思氣韻飄逸而况雄學夫先生之文經四公品題之重可謂無餘蘊矣非立言學古至為能致是哉其卓為絕出之才以鳴天下之盛蓋非苟而已先生來金陵氣老志堅而文益多廼命余序其後集懼不敏敢縱言論以齒四公之末哉凡擅文章者咸以六經為本上準秦漢下法韓柳而踵武比肩者何其罕見也豈才志有所

不逮耶文章英華猶元氣流行無往不在者或鍾於此而遺於彼耶世之論者究夫學德講脩然後責以至不至焉可也余亦不敢自謂深得文章之源委竊觀先生爲文誠如四公所言皆足傳誦於世遂據管見一二以附著焉宣聖五十五代孫關里孔克仁序

潛溪前集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塾既刻而傳之後集筆意日新而卷帙未有終也宋公以書來俾仿序其意願久病廢學闕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蓋嘗徧觀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仿既不敢讓知其又奚辭總爲序曰脩辭以爲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之屬以

善屬文見知人主缺皆不得列於儒林而孔子弟子別爲傳謂辭章爲文而不本於經蓋防於此至唐韓子宋歐陽公會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於是爲貴其雖子朱子續周程之緒猶且誦法表章而不敢忽焉葉正則顯於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脩辭不踐故迹而乖離侵畔自窒其源其視韓歐特起於千載之下而知所崇尚者爲何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先達必以東萊呂公爲歸豈非以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愧也乎若夫辭達理明不繳繞於陳言而固與之合則百餘年間莫善於文獻黃公者矣是濼父生呂公之鄉而又游于黃公之門其學以經爲帥而尤長於周禮其出入

百家鈎深索隱蓋將以自致也而不曰資為文其於為文直以
才高思敏舒之歛之無適不宜而未嘗有意於為作當其發
擇術且詆辭章為淫言葩藻為宿穢期於剗剗刊落以徑趨乎
道德之塗而於呂公允惓惓誅思歎慕若不能自己於言者則
其於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別集之行豈徒欲以文辭
名世者哉蓋汭所知於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公謂為文必傳
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既不以自多而汭又不足以言之舊嘗
聞之素公伯長嘗問於先師虞公伯生曰為文當何如虞公曰
子浙人也子欲知為文嘗問諸浙中庖者予川人也何足以知
之素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為庖也麤塊而大
醃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

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得其清醇之有方而製
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者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
不易故性故余謂為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素公蓋矍然
善也自虞公為是言學者竊論以為非黃公之文不足以當之
眾仲嘗學於虞公而景濂父黃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
有異於他門者哉善觀斯集者則得之矣歎諸生趨汭

潛溪續集序

潛溪續集十卷金華宋先生景濂之所著也始予居江西聞之
生名聞得所為文讀之愛其博辯宏偉自成一家言竊嘗念
浙東水數千里何由一獲承接以盡大觀而無憾也今年夏
得識先生于金陵出其所為潛溪集者示予因得復熟焉然後

知先生之學蘊于中者有素故其發于外者自爾不窮浩乎若
長風擊帆順流而東也沛乎若騏驎躡雲而吐在不可
得而羈也燁乎若干將莫邪之光恠呈露雖欲閱之而不可得
掩者非博識君子莫知其為至寶也蓋先生於經史百氏之書
無所不讀而又親承鄉先生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之所指授故
其學遠有端緒而其發於文也縱橫開闔馳騁上下無不如意
而要歸無不出於正者承旨歐陽公於人慎許可獨稱先生之
才且衆長識過千古近時大江以南一人焉誠可謂知言云卷
溪前後集二十卷門人既刻梓以傳而先生復以續集俾予為
之序予於先生何能為役尚敢贊一詞哉然誦先生之文而莫
不能不為之既歎者方在宋時公嘗相望近在數郡間何其盛也
公南豐曾文定公臨川王文公皆相望近在數郡間何其盛也
元興若廣平程公鉅夫青城虞公集豫章揭公傒斯清江范公
棹臨川危公素亦皆以文章著稱西江亦云不乏人矣夫何喪
亂以來淪藉殆盡後學無所依承豈昔者如彼其盛而今遽若
是其寥寥哉古稱文章與時高下抑道之興廢繫乎時之治亂
至於盛極而衰亦其理也今幸獲與先生邂逅數千里外益聆
所未聞觀所未見得以循矩矱而窺蘊奧蹈軌轍而識指歸或
者其庶有得乎讀先生之文既知道德淵源之所自又俾夫末
學者得續未絕之緒於將來則先生之文之所沾被者亦既廣
矣而予言豈足為先生重哉則鄉貢進士盱江王晉序

潛溪集識

淵於非角之歲即洒掃潛公先生之門迄今二十餘年而所受
教者固非一日矣第以才氣下劣不足以承培造之功朝夕惴
惴罔敢失墜每於先生著述之餘輒錄之於編以為標準然又
不敢私有於其躬將欲以傳天下後世淵乃言曰先生稟光霽
英靈之氣鍾秀接冲粹之質年甫六歲即能歌詩在鄉校間日
記經史數千言衆以神童稱之若見儕類稍有所長必力與之
角務欲深思以期遠到既長
吳公三公皆知其為偉器悉
邦之評咸推先生足繼其後
書凡天文地理之要禮樂刑
之細與夫百家衆技之說靡
不究心故先生之文滂然而雲雷

興沛然而河海流蔚然而蛟龍并彪然而虎豹騰昭然而百卉
滋穠麗之極固若未易涯涘及其造乎平淡淵微則又若大羹
玄酒不假調肺而至味自足也由先生以六經為本根史漢為
波瀾故其所涉者廣而所擇也精所養者充而所就也大其能
昭著一世傳之方來不亦宜乎如淵不敏親承教言之久近以
疾廢學不加脩尚未能窺其萬分之一何敢以序作者之意姑
述其師傳之所自者著之末簡云門人浦江義門鄭淵謹序

文粹後識

右翰林學士承旨潛溪朱先生文粹一十卷青田劉公伯溫
丈之所選定者也濟及第有約同門之士劉剛林靜樓璉方孝
孺相與繕寫成書用紙二百五十四番以字計之一十二萬二

予有奇於是命印工十人鈔梓以傳自今年夏五月十七日起
手至七月九日畢工凡歷五十二日云先生平生著述頗多其
已刻行世者潛溪集四十卷羅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其未刻
者翰苑集四十卷歸田以來所著之園集尚未分卷在禁林時
見諸辭翰多係大製作竊意編文選之或有所遺尚俟來者續
編以附其後惟先生受知 聖主輔導 東宮名滿天下文傳
四夷則不待區區之所贊頌云洪武丁巳七日門人鄭濟謹誌

題潛溪先生集後

潛溪集一十八卷前學士承旨潛溪宋先生所著也先生以文
章名 昭代其著述之盛有口文粹曰朝京藁曰羅山吟藁又
曰潛溪內外集者流行天下四方學者既已家傳人誦之矣惜

其皆出於一時門人所集錄編目雖繁而纂集無次章篇雖富
而體制不分兼之又歷年所而枚刊字畫脫落者多予家學時
每思欲爲正之尤恨未見其完集也歲景泰甲戌幸叨官蜀憲
臺詢知先生舊蹟居成都間爲討訪之而其曾孫賢蓋出其家
所藏遺藁披閱之餘遂與仁壽訓導黃明善考論而纂集之復
請鎮節松維秋官侍郎羅公三復讎校正其差訛汰其重複凡
詩賦詞曲論說議辨書表記序傳替碑誌箴銘題跋雜著表狀
各以類歸若所述無補於人倫無關於世教者雖工亦刊去之
以從簡約總得二百三十四首而先生之碑傳諸命諸作亦附
卷後蓋欲使讀文者得以論其世亦庶幾能得先生之實也因
其存日學者尊爲潛溪先生而不字故亦命其集曰潛溪先生

集集成屬其外孫茂州醫學典科嚴墳繕寫入梓以傳竊嘗論
之文所以載道也不深於其道而務爲文所謂輪轆飾而人弗
庸徒飾也尚何以望其文之傳乎三代以降文惟漢唐宋爲盛
耳其間作者亡慮百千由其道有未明而散亡磨滅者可勝計
哉惟董賈韓柳歐蘇諸大家之作庶幾能明斯道而足爲後世
之所宗故文莫於斯爲盛矣 皇明混一區宇光嶽之氣復完
工師碩彥以文自名者後先林立然求其足以經緯治功黼黻
人文卓然有以踵夫董賈韓柳歐蘇之躅而爲一代文章之宗
者率以先生爲稱首也於戲是豈無自而然哉蓋先生學博才
優而道有諸己未仕也孜孜焉以明經講道著書爲務既仕也
典國史司帝制獨擅夫制作之柄而海內學者仰而望之若泰山

山北斗若景星鳳凰爭先快觀惟恐其或後也是以先生之文
盛行於時流傳於遠其與董賈韓柳歐蘇之作聯芳匹美於宇
宙間無疑矣溥也晚生無似素企先生之文有合乎道而不苟
同於衆人也故既爲考訂其集復論次其大旨附之篇末使讀
者得以自考云天順元年歲舍丁丑三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
嘉議大夫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溥澄濟謹題

題宋先生文集

金華景濂宋先生以光明正大之學經綸黼黻之才仕 國朝
官至翰林承旨 太祖高皇帝眷遇之隆越軼今古年老致政
而歸 聖情優眷何其渥矣尋以事累謫來西蜀至夔府而歿
蜀王聞先生之名切嘆不能親炙乃遷其柩葬于錦城之東二

十餘里其子孫皆居灌縣越三十餘年弋陽黃君溥來爲四川
按察使乃訪其子孫得先生詩文遺藁凡五百餘篇既鑲諸梓
無何黃君去任余以其板悉付其孫宋綱俾世守之以爲後學
矜式而憲副台郡周君文盛又於先生墓之前作祠堂三間以
爲奠祀之所令其子孫列居於右二君之於先生可爲難能者
矣嗚呼先生之文章燦然著于簡冊先生之道德炳然滿于
朝廷海內之士莫不爲之尊崇後世之學者孰不爲之矩範我
國朝一人而已宜乎文章傳之於不朽者也尚期其子孫守此
勿替便先生之言傳于千載通于四海讀先生之文者豈不有
所觀感而啓益者耶予故書此以遺其子孫云天順二年秋八
月望日 賜進士嘉議大夫資治尹四川按察司按察使金谿

王裕謹識

題潛溪集詩

江乘夏耕

混沌初判太素斲生神人斷
贅膊剖乾割坤奠海嶽厥俗鴻
荒人未覺帝命圖書出河洛
偶生畫象伍錯煥乎斯文此其
璞二三啓運乘飛躍典謨訓
詁雅頌作黍離以降周室削天將
芘父爲木鐸乃芟詩書定禮樂
乃作春秋明善惡爬羅萬象歸
一勺放彌六合卷諸橐七十二
子相唯諾才出中州氣渾朴及
漢史記變矩矱西京雄健東
差弱建安馬上詩橫樂其音稍振
氣已駁晉更六代轉銷鏢唐包
九有復充斥至宋諸子雄相掄
廬陵崛起超卓躒道州獨立承
絕學後出新安最宏博有元將
相皆沙漠往往南上登館閣從
此斗牛氣磅礴乃挺竒才海東

角蚤年脫穎何落魄貫穿經史探韜畧出入佛老搜瀛漠鯨跳
鰲拊鬪蛟鱷不持寸鐵徒手搏大弨射日孰能曠長劍倚天誰
敢斫是乃浩歎之氣擴歟弄元化筆在握星辰迸空如石落剛
風立海大雨雹湧湍疊躍濤怒薄百恠倏忽光揮霍矯石角
舞濤濤蔚若虎豹跳峯峯飄若孤飛駕黃鶴勁若百鷲出玄鵝
蜀堅大音振咸漢赫奕雄芒射干鏢迫而察之吁可愕注如懸
河思不涸大田五穀當秋獲武庫衆寶開晨鑰左右而取非外
攫遂造平坦鏗磬确淙淙以流宗大整上尊玄酒殊淡泊東序
天球匪雕琢自然光醖發悲華我時訪君即命酌春風蒲桃釀
酥酪雪夜醜醜擁腦牒招日與友相酬酢月入尊中明可捉漱
燕歌郁棄糟粕此時豪縱一樽傲吐奇快惟安可約有鳥如火

天井浴掃除自始銷格澤小昆目割翳膜郢斤斲鼻揮湧漿
妙處神不可度而我傍觀駭且作如遇仙人授金藥一日生
不脫塵殼願為弟年請許着先生妄言只大喙余亦歛衽逡巡
却如此筆力扛萬鈞不遇明王將焉泊聘以束帛加雙珥幅巾
大布起林薄奏賦上林從揚梓豈比執戈甘寂寞天王手接龍
泉鏐大振天聲動開拓勢若新皇鮮春籜用爾圖像為丹腹用
爾作樂為簫箏銘功頌德軒寥廓日光月潔江漢濯前驅班馬
鞭六駃後駕歐蘇駢兩駱千載而下宛如昨碌碌餘子徒醒醒
傑哉先生果何若微子之裔散人託景廡其字大夫爵我作狂
歌非用謔授以木皮報芍藥

同前

蘭溪吳沆

有客贈我清溪文文光燦爛照我身山居寂寞謝朋親見此直
欲窮朝曛金華萬丈高峰峻清淑之氣常網緼其神有時降爲
人翔翔藝苑揚芳塵山林著書千萬篇玉堂掌制代王言旂常
垂萬銘功勳蒼氓玄碣耀崑嶺九原不作我涕紛後來繼者
有聞先生早及鴻儒門高才卓犖自超羣麟溪肥遯四十春
言紀事志不分乾坤抉露闔至青龜龍獻瑞易範陳詩書禮
昭群帝經天緯地真五倫山頽木落符獲麟六經之道窮
百家諸子何紛紛各以所見相推尊西京而降喪厥淳氣
歎至理堙韓柳一倡辭始振刊鐵塵腐還本真宋興廬
騫蘇曾王氏天葩芬考亭上邇濂洛源撥叢反正絕學
越漢並周殷上探姚姒窺羲軒人生以來歲億千作者歷
間編五行兩曜行中天熒熒起滅何足云先生用功精討論
搜博采鈎幽玄登山直上峴嶷顛觀水必至滄海泮千條萬派
曾中吞吐詞自覺來有神一似大將提三軍行伍嚴肅車馬
鼓鼙鼓鐸寸矢鏃變化出入河更間又似廣廈張韶鈞琴瑟
拊磬管喧清濁間迭宮商音節脉絡繳而連鬢宮塔廟爭
鏤版墨流布遐方傳造物俾爾司文權未來之筆方如椽我
稟質土木頑粉飾強欲加雕鏤新齡學古心甚堅亦欲追
諸賢素何憂患巧相纏有志不就中腸煎讀君之文汗滿
公賦予偏我向獨拙君太妍願持尺書扣帝闈請帝徵
黃髮年策名駒子駕兩轅從子上下相周旋

同前

勾陳張世昌

惟天有星漢璿璣煥周羅碧海蕩坤軸洪波撼鯨鼉人生於其
間懿德鍾天和仰觀及俯察至理諒匪他昔初古神聖龍神觀
焚河元機一以泄風雲蕩相摩皇文既有象雅訓還成歌溟
亦灑灑委復蛇蛇荒哉秦晉間紛爭鬪蠻蝸斯文灰燼餘簡
編互差訛漢儒六七作董生陟魏科淵淵天人策伊臯力相劇
傷彼長沙傳命拆鬼所訶自從建安來蒿蓬蔽菁莪朝陽罕鳴
鳳秋蟲叫寒莎韓公高世資回瀾障狂波泰山屹在望碧樹撐
瓊柯椰子思精悍古詩九象穢氣高或怒張微疵王之瘡宋家
諸老翁經籍賴刮磨文章本載道重任力所荷歐子才冠古豈
立羣與玻璃珩間王佩劍鳴雜鑿和寥寥百年餘烽塵事兵戈
文風日漫漶翻飛亂群蛾孰能一統大國宗上可青帝

霧宿垢清沉洞姚劉曾首出歐慶更非奮斬嚴金華峰秀拔浙
水阿柳君與黃公飛駕連瓊珩宋子年最富美質資確礎幽探
既入室速肖心無蹉英英三傑名衆星見羲娥三公惜不憇噫
歎天則那宋子今獨步康衢奮龍駒逸態未及已氣就天山禾
又如三峽濤百折生回渦源深流則長爲潛復爲沱羲軒世雖
遠大道無偏頗前脩凜遺則奉羣光瑤瑤勇直探虎穴深將入
龍窩鯤鵬一奮激不教蟪與蠹老我不作勇才衰柰君何君看
千尺松下有百尺蘿相依在寒歲鬱鬱青陰多崢嶸冰雪心孤
根正陂陀行看柱廊廟飛棟高嵯峨

祭文

戈陽黃溥澄濟

維景泰七年三月一日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黃溥等

謹以牲醴之儀敢昭告于 故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潛溪
先生朱公之墓曰嗚呼先生鍾天地之間氣生文獻之名邦性
分之稟既粹進脩之力益強六籍淹貫義理精詳沂濂洛之源
委親孔孟之言牆文超千古才具衆長如唐之韓柳如漢之班
揚雖雲漢昭回不足以喻其光明俊偉雖渤海深廣不足以喻
其浩瀚汪洋初丁元運之否則抱道不仕猶玉之韞積珠之淵
藏晚際 天朝之興則明良契合如魚之得水鳳之鳴陽石渠
延閣金馬玉堂芳師 帝胃乃教國庠後學之山斗揭斯文
之領綱禮樂資之以制作治道賴之以贊襄嘉謀大猷之獻納
金滕玉冊之鋪張勒之彝鼎而昭示萬世宣之詔勅而撫諭四
方卓彼 朝廷柱石展也五道棟梁致一門之榮盛喜恩數之

非常胡貝錦之騰誚迺安置於遐荒抵中道而疾作遂易善
瞿塘荷 賢王之眷念得遷葬於華陽嗚呼使先生之不死
知不召司馬於洛下歸賈傅於沅湘何蒼天之不遺欲上叩而
茫茫信死生之有定惟哲人之順常諱曰已矣死者不可復生
所貴有不死者之流芳文足以垂教德足以遺慶道傳世而不
泯名垂後而彌彰嗚呼先生是豈真亡我等晚生不親模範念
想餘光詢謫居而岑寂慨孤塚之荒涼吊英靈於冥漠寓情素
於椒漿不亡者存庶幾來享

祭文

羊城陳璉宗器

維宣德 年 月 日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陳璉謹
以牲醴之儀致祭于前 翰林學士承旨潛溪朱公之墓曰

稱金華文獻之邦山川淑氣篤生才良匪著名于道學則馳譽於詞章繼後作者吳柳與黃繫維我公毓秀其鄉嘗嘗從游聲譽亦彰矧天分之既高而學力之富強博通群籍考訂尤詳曾設帳麟溪義塾復著書青蘿山房方元杜之將登紛干戈之擾攘抱道弗售思以自藏當聖朝之龍興適文運之聿昌應詔而起實際時康人皆爭先而快覩美翅如景星之與鳳凰受九重之眷遇拜恩命之非常甫通籍於金闈遂進職於玉堂或侍講於經筵或典教於國庠司帝制則唐之陸贄繼元安乃漢之子長高文大冊之傳播弘辭與論之敷敷粹然天資之溫燦然列宿之朗譬猶米粟布帛人皆嗜愛良金美玉時共寶藏匪但獨聞於中國而實感傳於遐方或擬諸昌黎韓子或方

諸廬陵歐陽斯天下之公論苟非公其孰能當胡為山頽梁指遂告弗祥二斤不復旅殯幾塘後遷葬於城東荷蜀國之獻王宰木已拱幾閱星霜於戲噫嘻孰其主張余欲誌之禮理茫茫雖然公之高名足以永世公之雄文足以流芳將與天地同久是謂不亡魂生于海隅夙仰聲光獲讀遺書景慕弗忘邇來西蜀叨長憲網誦佳城之如故慨宿草之荒涼耿余心之悵望敬致奠於一觴惟英靈之不昧庶來格而來享

祭文

門人方遜志

方正字也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經三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盡其後是其所有者皆衆人之

所難免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
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稟超倫控宇宙
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焉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
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
感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爭
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汗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
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
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
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
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以形俱逝與物同
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
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
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
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天下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
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殺注滄海以
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
負乎明訓行其所以冀有益於黎元酌皇天與后土尚同瞻
乎斯言

宋瓚字說

吾友宋君景濂之令子瓚將冠以書來告曰願吾子之教之也
予既禮辭不獲則爲製其字曰仲圭而序其說曰天下之器無
不適於用也而用於宗廟之中者爲貴宗廟之器均之爲貴也

吾獨以瓚爲尤貴焉是故祭莫先於裸也既裸以求神乃迎牲而畢事而所謂裸者實用鬯之酒瓚以注之也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是也以故六尊六彝凡以酌齊酒兩敦四瓚六瑚八簋凡以盛黍稷而莫瓚爲尤貴矣然人徒知其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龍首華美而有容而不知圭以爲之柄所爲貴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稽之於禮有圭瓚璋瓚之別而與瑞蓋曰裸圭有瓚春秋外傳亦以瓚爲望圭是則裸之用資乎瓚而瓚之實重乎圭也吾故於宗廟之器辨其用與其實知瓚之爲尤貴也吾故配名於瓚而字之以圭也雖然瓚之用以爲尤貴可也而尤未免於可器也苟於可器則雖以夷吾之仁子貢之達而各用有窮吾未見其可也必也充之至於不可器斯其爲成德之君子矣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吾之期于爾瓚者不其在

浦江縣申建宋學一祠文移

金華府浦江縣爲比例特建祠祭以崇先德以勵後學事據本縣儒學原增附生員張孟昂等連名呈稱竊見金華舊有四賢之祠蘭谿舊有金仁山章文懿之祠近又新建范香溪之祠各邑追崇後先相望蓋將表揚乎先德亦欲興起乎後人惟本縣鄉賢宋景濂先生學貫大人道宗孔孟推明正學續金華道統之傳黼黻皇猷爲開國文臣之首文章論撰勅在鼎彝行誼勳名載諸史冊而景德而善良者甚衆聞風而興起者尤多其所著孝經曲禮傳龍門子潛溪集疑道記瀟陽

人物記諸書及聖賢之圖聖賢集道不詭於聖人言可法乎後
學考其所得實無愧於香溪諸賢而得君匡國功或過之夫
何浦江乃先生誕生之地獨未有崇奉之儀是誠缺典之所
當備祠祭之所不容不建者也呈乞垂念先賢盛德俯從後
學所請查照蘭谿事例爲擇善地特建專祠裁定祭禮訪立
宗裔一人以示世守編金門子一名以供洒掃舉報稱之典
於一時慰景仰之思於百代庶幾先賢遺澤沒世不忘士類
瞻依永爲有地而於國家風化之助不無少補矣據此照得
特建范香溪祠祭事在蘭谿尤恐不的就經行准彼縣關開
卷查一宗爲建立賢祠以示學正以彰

聖德事據崇學生具辛繼等具呈乞更定之節范香溪先生

特祠專祀等情該本縣知縣徐紳查議就其墓所量給官地
三十兩與其後嗣生員范延齡等特建祠堂一所每歲春秋
二祭各於該年丁田內添派銀三兩買辦祭物備由申彙
本府轉呈去後續奉府帖該蒙

欽差提督學校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劉 案驗該蒙
巡視浙江監察御史裴 批道呈文蒙批建祠特祭俱依
俗行本縣遵照查給官銀蓋完祠堂加派銀兩致祭外合行
關覆施行准此爲照諸生所請乞要特建朱景濂先生祠祭
一節實與范香溪事體相同應合允從查得本縣原有已廢
明德寺後堂三間插屋二間破損正殿一間基田三畝三分
八厘四毫山三十六畝已經本縣勘斷入官申詳

分巡道依擬前項木料堪以建祠及勘本縣儒學之左有田
一坵量計三畝四分逼近學墻地勢高敞可爲祠址審係市
民黃綱之業隨據執稱情愿出賣爲基又查聖昌寺還俗行
童于道朋遺有民田一十八畝四分七厘地三畝四分查係
無主寺產亦該本縣勘斷入官欲將前田照數撥與黃綱易
換但學左附郭之田時價頗高合無候申詳允日將前寺田
倍撥六畝八分與黃綱抵換前田以爲祠址就將明德寺屋
料拆卸脩造正宇三間廳屋三間門房三間周圍修築墻垣
量該加添工料之費將明德寺入官基地山田變賣價銀補
奏該用入力量撥民壯二十名助工不必如蘭谿縣動支官
銀而事亦易完落成之日設立元生神主在內照依范香

之例給與春秋祭祀每祭於本縣丁田內各派銀三兩仍給
均徭門子一名看守再行本縣訪宋氏同宗一人以繼絕祀其
前聖昌寺入官餘田一十一畝四分七厘地三畝四分聽其
立籍管業所收租穀以爲脩理之資且本祠與學宮相隣再
查廢寺木料陸續脩葺東西側房凡有志生員聽於祠內讀
書以興起其景行先哲之心庶幾鄉賢之德不致泯沒無聞
而於地方士風不爲無補矣緣係比例特建祠祭事理本縣
未敢擅便合行申稟爲此卑縣今將前項緣由合行具申伏
乞轉達合干

上
司
照
詳
示
下
以
便
遵
奉
施
行
須
至
申
者

右

申

金華府

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浦江縣知縣韓叔陽

縣丞張寅

王簿缺

典史蔡桐

金華府為比例特建祠祭以崇先德以勵後學事據浦江縣

申 云云 等因看得朱景濂先生開國文臣之宗其

潤色皇猷恢弘文教於本朝草創之日其功為大而浦江乃

其本生之地祀祠寂寥宗裔零落夫過大梁者尚夷想於夷

門遊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矧伊名賢又非他比撫事懷人

景德者能無動念但建造重事耗費錢糧前此有司故多因

循今該縣所處因舊為新事集而費少因民所欲名正而義

大相應俯從合無候呈詳次日行令該縣照依前議建立前

祠為立守祀歲致二祭從編門子看守庶幾報德無窮而景

行有依矣惟復別有定奪本府未敢擅便理合通行

此府司合行具 申 伏乞

照詳示下施行須至 申 者

右 呈 中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金衢嚴道右叅政蔡 批

浦江乃景濂先生所生之地未有專祀誠為缺典該府縣習

心及此可謂知所先矣建祠致祭從編門子俱依擬仍候

察院詳示施行

欽差提督學校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雷

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帶管分巡浙東道僉事胡批

宋先生祠祭景德慕義者所不容已也况其鄉乎擬議

成畫仰候

察院詳示施行此繳

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金華府知府陳元珂

同知缺

通判司繼祖

推官吳仲禮

金華府為比例特建祠祭以崇先德以勵後學事蒙

欽差提督學校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薛案驗該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批本道呈詳浦江縣宋景濂先生

建祠特祀緣由看得宋景濂先生開國儒臣之首文章德業

冠冕當代矜式後人沒而不得俎豆於其鄉誠為缺典既經

該道查明於祀典相應准即於前項廢寺改建祠宇用以妥

安神主餘俱依擬施行工完仍具由呈報此繳案照先蒙

本院批金華府經歷司呈前事提學道查議呈奪此繳該本

道看得宋景濂先生格心之學華國之文遭遇昌期贊襄洪

業創立學校以明倫制作禮樂以飾治稽其立德立功立言

昭然可述揆之祭義祭法祭統允矣不誣且今成都為遷葬

之地尚有賜田矧茲浦江乃誕生之鄉可無專祀該府議將
廢寺屋木田地經畫區處建立祠宇以妥安神主仍編均徭
門子一名常川看守似爲允當但餘田一十一畝六分七厘
地三畝四分欲查訪宋氏同宗一人聽其立籍膏業雖若興
廢繼絕不無落爲長姦賢者無後自古有之小利必爭于今
爲甚不認梁公者百無一二甘拜于儀者十常二三所據查
訪宋氏繼祀一節似難允議前田租穀相應徵收在官或照
各處學田規則積貯在學常賦之外以爲春秋二祭之費每
歲免加丁田銀陸兩亦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也其
餘依擬准行該縣建造祠宇擇日興工仍委廉幹官一員董
理嚴禁冒破侵漁之弊工完具由通行申報惟復別有定奪

已經備由呈詳去後今蒙前因擬合就行爲此案仰本府官
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轉行該縣查照將原議廢寺屋木
田地經畫區處建立祠宇以妥安神主仍編均徭門子一名
常川看守餘田一十一畝六分七厘地三畝四分租穀徵收
積貯在學常賦之外以爲春秋二祭之費免加丁田銀兩餘
俱依擬施行即擇日興工仍委廉幹官一員董理嚴禁冒破
侵漁之弊工完之日徑自具由申報各道及本府查考其餘
悉照學校詳議施行先具不違依准貳本繳查須至帖者
右帖下浦江縣准此

嘉靖三十年五月廿三日

祭產

田壹拾陸畝陸分柒厘共計捌坵每年共該租穀叁千肆
觔折銀柒兩陸錢

地叁畝肆分共計肆片每年共該租豆麥貳百壹拾觔折
伍錢貳分伍厘

櫓木捌根每年共該油燭壹拾伍觔本祠門子經收支用
及香紙箕箒之費

每年通共銀捌兩壹錢貳分伍厘本祠門子經收
一買南隅民人樓仲熹等民田壹坵本隅壹保黃字壹百
肆拾陸號水田伍畝每年該租穀玖百觔坐落土名

前塘下承學塘水注其塘不許灌別田

東至黃字一百六十一號樓仲欽地
西至黃字一百五十五號樓仲鞠住居
南至黃字一百七十八號樓仲欽田
北至黃字一百四十六號學塘

一聖昌寺入官田壹拾壹畝陸分柒厘

一坵壹保大字叁百貳號寺田壹畝壹分叁厘高田伍
每年租穀叁百觔坐落土名廟後承田內原在江

東至大字二百九十八號于文法田
西至大字三百五號樓克信田
南至大字三百一號于志遠田
北至大字三百十號于志遠田

一坵壹保大字伍百伍拾貳號寺田壹畝伍分每年租
貳百肆拾伍觔坐落拾陸都土名店下

東至大字五百六十一號季思義田
西至大字五百五十五號季思義田
南至大字五百五十四號季思義田
北至大字五百五十六號魏文洪田

一坵壹保大字捌百拾伍號平田貳畝陸分叁厘每年
穀肆百伍拾觔坐落拾陸都土名東塘邊承東塘四

水注

東至大字一千六百十號樓華塘

西至大字八百十號樓華田

南至大字八百十三號樓華田

北至大字八百十六號魏文洪田

一坵壹保大字捌百柒拾玖號寺田壹分壹厘每年租

貳拾筋坐落拾陸都土名寺下

東至本號魏文洪田

西至大字一千一百十三號魏文洪田

南至大字一千一百十四號入官地

北至大字八百七十九號魏文洪田

一坵壹保大字壹千陸百叁拾捌號平田捌分伍厘每

租穀壹百伍拾筋坐落拾陸都土名東塘下

東至大字一千六百四十二號樓克信田

西至大字一千六百三十九號入官田

南至大字一千六百四十一號樓華塘

北至大字一千六百三十五號魏文洪田

一坵拾保數字壹千柒百柒拾壹號水田貳畝柒分叁

厘每年租穀伍百伍拾筋坐落拾陸都土名大水畝承

田內塘水注

東至設字一千七百六十九號魏文洪田

西至高勘

南至設字一千七百七十三號入官田

北至設字一千七百七十號魏文洪田

一坵拾保數字壹千柒百柒拾壹號水田貳畝貳分貳厘

每年租穀肆百貳拾伍筋坐落拾陸都土名大水畝承

上坵田內塘水注

東至設字一千七百七十四號魏文洪田

西至高勘

南至設字一千七百八十九號張世祿田

北至設字一千七百七十一號入官田

地參畝肆分

一片壹保大字捌百玖拾柒號下地伍分內櫓木貳根每
年租豆麥銀柒分伍厘坐落拾陸都土名橫排

東至大字本號樓華田
西至大字八百七十七號樓華田
南至大字八百九十七號樓華田
北至大字八百九十七號樓華田

一片壹保大字壹千壹百拾壹號下地壹畝肆分內小塘
壹口地內櫓木陸根每年租豆麥銀貳錢壹分坐落拾

陸都土名道士園

東至大字一千四百四十六號于志遠地
西至大字本號魏文洪田
南至大字本號于志遠地
北至大字八百九十七號于志遠地

一片壹保大字壹千陸百貳拾貳號下地壹畝壹分每
年租豆麥銀壹錢陸分伍厘坐落拾陸都土名寺後

東至大字一千五百八十六號于志遠地
西至大字一千六百二十三號魏文洪地
南至大字一千六百二十八號魏文洪地
北至大字一千五百七十九號于志遠地

一片壹保大字壹千陸百貳拾叁號下地肆分每年租
麥銀柒分伍厘坐落拾陸都土名寺後

東至大字本號魏文洪地
西至大字本號魏文洪地
南至大字一千六百二十二號于志遠地
北至大字本號魏文洪地

二祭共該銀肆兩玖錢捌分肆厘 臨時發鋪元買辦

豬貳口 每口重柒拾斤各
該銀壹兩肆錢

羊貳隻 每隻重肆拾斤
各該銀捌錢

栢香壹疋 計銀叁厘

醃醃肉貳斤 計銀肆分

棗栗各貳斤 計銀肆分

青菹菲菜各貳斤 計銀肆分

醃魚貳斤 計銀叁分

紙劄銀叁分

末香壹升 計銀壹厘

柴伍束 計銀伍分

油燭肆對 重貳斤半 計銀伍分

酒貳瓶 計銀伍分

稅糧其該租穀壹百柒拾觔 在村門下官納

秋糧民米伍斗壹升外

寺米貳斗叁升

夏稅麥柒升壹合

餘銀除買祭納糧外每年餘剩銀壹千捌拾貳兩貳錢貳兩柒錢柒厘伍毫着落本祠門下經收明白此項庫儲候節年查盤以備荒年欠租抵補祭物之數及修理本祠之費如遇均徭里甲年分免苗差役

外入官溪田地共捌拾貳計伍拾柒號每平其該租銀伍分

參錢叁分貳厘叁毫此田地坐落水衝冷澗不常難以陞稅如遇水冲委官查減租

東至五都九保界 西至項 上田界 南至天溪界 北至高

田叁拾畝柒分壹厘每年共該租銀肆兩壹分肆毫

上中田每畝該租銀壹錢伍分

官字二十一號田壹畝壹分伍厘 該租銀壹錢柒分叁厘

二十三號田壹畝捌厘 該租銀貳錢肆分貳厘

二十六號田壹畝壹分貳厘 該租銀壹錢陸分捌厘

三十六號田肆畝柒分 該租銀柒錢伍厘

四十二號田壹畝叁分捌厘 該租銀貳錢柒分

五十九號田壹畝伍分柒厘 該租銀貳錢叁分伍厘伍毫

中土田每畝該租銀壹錢叁分

官字二十九號田壹畝伍厘 該租銀壹錢叁分陸厘毫

四十八號田玖分貳厘 該租銀壹錢貳分壹厘

中下田每畝該租銀壹錢貳分

官字四十四號田貳分貳厘 該租銀貳分陸厘肆毫

四十五號陸畝肆分貳厘 該租銀柒錢柒分

五十二號田壹畝叁分貳厘 該租銀壹錢伍分捌厘

五十八號田壹畝肆分 該租銀壹錢陸分捌厘

下下田每畝該租銀壹錢

官字十九號田陸分貳厘 該租銀陸分貳厘

三十五號田壹畝陸分伍厘 該租銀壹錢陸分伍厘

一號地壹畝柒分柒厘 該租銀捌分捌厘

十二號地壹畝肆分壹厘 該租銀捌分

十四號地柒分捌厘 該租銀叁分玖厘

二十八號地伍分肆厘 該租銀肆分柒厘

上下地每畝該租銀肆分

官字一號地壹畝柒厘 該租銀陸分捌厘

二號地叁分柒厘 該租銀壹分肆厘捌毫

三號地伍分柒厘 該租銀貳分貳厘捌毫

五號地伍分貳厘 該租銀貳分貳厘

六號地壹畝陸分伍厘 該租銀捌分陸厘

八號地壹畝玖分叁厘 該租銀柒分柒厘

十一號地壹畝肆分

該租銀壹錢貳分陸厘

十三號地壹畝貳分柒厘

該租銀伍分壹厘

下五號地貳畝壹分貳厘

該租銀壹錢肆分肆厘

二十七號地壹畝陸分叁厘

該租銀玖分伍厘

三十號地貳畝壹厘

該租銀捌分

三十一號地壹畝壹厘

該租銀肆分肆厘

三十二號地壹畝肆分

該租銀伍分陸厘

三十四號地壹畝伍分伍厘

該租銀陸分貳厘

六十一號地壹畝壹分

該租銀肆分肆厘

六十二號地叁分

該租銀壹分貳厘

六十四號地貳畝貳分

該租銀捌分捌厘

四十七號田貳畝壹分

該租銀貳錢壹分

五十三號田伍分

該租銀伍分

五十四號田貳畝柒分伍厘

該租銀貳錢柒分伍厘

五十六號田肆分叁厘

該租銀肆分叁厘

五十七號田叁分叁厘

該租銀叁分叁厘

地肆拾玖畝肆分捌厘每年共該租銀叁兩叁錢貳分壹厘

上中地每畝該租銀捌分

官字十六號地壹畝肆分肆厘

該租銀壹錢叁分伍厘

二十二號地壹畝壹分叁厘

該租銀壹錢壹分

二十四號地貳畝肆分

該租銀貳錢柒分貳厘

二十五號地叁分柒厘

該租銀肆分玖厘

中下地每畝該租銀陸分

官字九號地壹畝捌分伍厘 該租銀壹錢捌分壹厘

十號地伍分壹厘 該租銀叁分

十七號地貳畝陸分陸厘 該租銀貳錢捌分玖厘

十八號地叁畝玖厘 該租銀貳錢陸分伍厘

二十號地叁分叁厘 該租銀壹分玖厘捌毫

六十三號地壹畝伍分 該租銀玖分

六十九號地柒分 該租銀伍分貳厘

七十號地貳畝 該租銀貳錢貳分

下上地每畝該租銀伍分

官字四號地貳畝壹分 該租銀壹錢貳分

六十五號地壹畝伍分 該租銀陸分

六十六號地壹分 該租銀肆厘

六十七號地伍分 該租銀貳分

六十八號地柒分 該租銀伍分捌厘

本祠臨街店房柒間每年每間該賃銀陸錢共該銀肆兩貳錢二項共銀壹拾壹兩伍錢叁分貳厘叁毫每年本縣追

收貯庫以備修理本祠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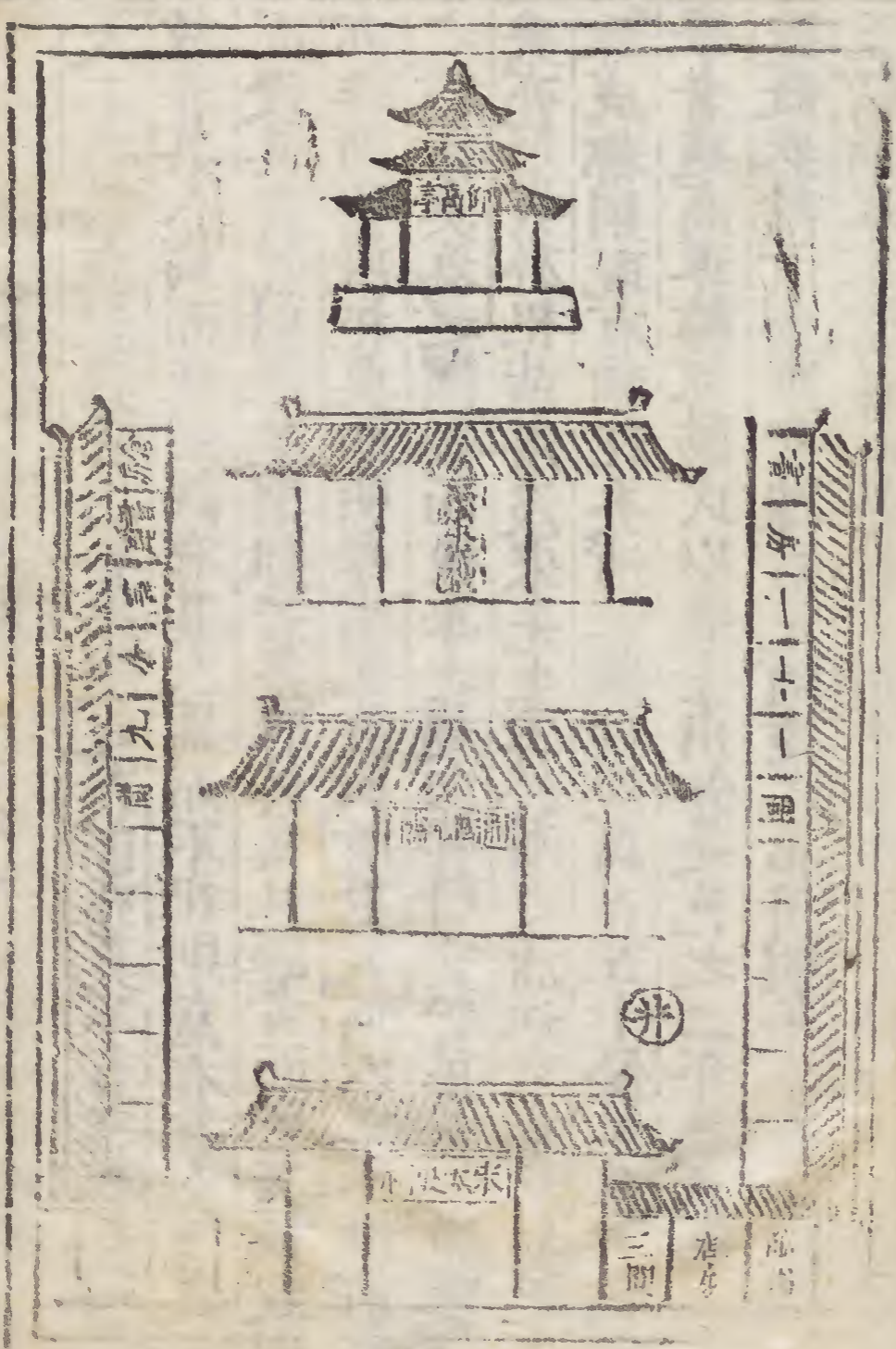
上司本縣刷印全集紙張工食之費庶不科擾里甲

嘉靖辛亥孟冬十月刊行 千四百零七張板七百五十七塊

嘉靖辛亥孟冬十月刊行

姚江 李國器書 王德聰刊

五湖山園圖



九

十一

宋學士全集卷第二十三終

宋學士全集卷第二十三終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天下之族在祀典者固皆崇報之數而亦莫不有立教之端是故非其人焉而祀則誣有其人焉而不祀則怠有其人舉其祀而沒其實焉則混混則雖若差勝於怠且誣者而要其極致則亦非所以嚴祀典而明學術也義何所取教何以立不惟前者之精微莫為之闡發而後學之趨向皆將幾焉莫知所從事矣亦何貴於祀哉潛溪宋先生生於浙之浦江卒塋於蜀之成都成都則既有祠祀矣浦江傾獨缺焉百五十餘年莫有為之舉者迺高淳韓叔陽氏以進士出知是邑之二年為嘉靖庚辰遂慨然請千金華守陳君元珂達之監司明年辛亥余以福至謂斯舉不當緩於是韓君辨方相址聚材為工建堂於前

三十七楹經始于秋八月落成于冬十二月奉先生主妥安禮仍樹碑以紀成事率諸生以文告余惟浦江金華屬邑也金華之學自東萊呂成公倡之而何王金許四賢相繼而出說者謂為宋學世適今其立言者論昭然具在固非後人之所敢擬議者然要之皆聖門之羽翼也先生繼起是邦遭逢

聖主文章事業撤揭宇宙士人籍籍咸稱名臣已極誇詞蓋其所深造自得者上躋聖真直達本體則及為文章事業所極而不得明竟於理學之列此余追考先生之平生未嘗不喟然而歎也曰嗟乎世有真儒若先生者哉觀其斥詞章為淫言詆訕藻為宿穢期於剗剗刊落以徑趨乎道德居常或終日靜坐或支頤看雲或掛冠行松間或擊菽而浩歌條條然如塵外人也

讀其所雜著與凡六經之論七儒之解觀心之記則寔有不能
自已於言者是豈徒欲以文章事業名世者哉奈何學術難明
見聞易眩而先入之言之易行所以擬先生者僅僅若此也不
知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得其時則為名臣顏閔冉仲有曾思孟
不得其時則為大賢固不當以彼此論也况究觀先生之學在
宋則有若陸子靜在元則有若吳幼清蓋皆聖學正傳後先一
轍其與前四賢之繁簡紆直世必有能辨之者而沮豆獨後品
儕未當豈所以表先正而示後學哉苟但知先生之顯而不知
先生之微知先生之用而不知先生之體則是見光華者忘日
月觀溟渤者失原泉而精一無二之指無侔乎其未寔也此固
於先生無所重輕而祖與之寔混學術之不明余竊憂之故因

先生之祠成不避而大書之石庶乎二三子之從吾游者可因
是而繹思也敢曰是足以慰先生之靈也哉先生名字爵里出
處存歿有國史在祠址堂宇祭田丘畝文集板刻韓尹雅知治
本經畫具悉有附錄在不書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春正月人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浙江按察使

勅提督學校前兩京吏禮二部郎中後學武進薛應旂撰文

宋學士祠堂記

金華宋太史景濂其先當勝國時為金牌海運千戶實維世家
公生於末季以世亂避地為浦江鄭氏塾師因遂家焉及
太祖高皇帝下江南公遂從浦江與王文忠公禕相次謁見

前

太祖得之喜曰吾固知江南有二儒者學問之博禮不如濂才
思之雄濂不如禕因從渡江由此日見親遇每軍國大事必朝
夕對公籌之與龍泉張溢麗水葉琛青田劉基嘗呼為四先生
而不名迨後

太祖平定中原海內寧一始制禮作樂以興太平於時公以名
德宿學實居內臺於凡制度章程多出公之建定雖宏綱大畧
類自上裁而粉飾鴻烈以啓祐後人則公之功居多也晚年
致政以家難謫戍西川涇州羅塘夜逢僧語遂卒於其地之蓮花
塘土人因藁葬焉子姓從之以故鄉里之儀刑日就湮廢迨今
且二百年矣學士大夫始能頌公之德之文其於揚勸表章竟

無有一人能為之先者迺已西歲高淳韓侯始宰是邑初至即
慨然興曰國有典刑文獻不可缺也况公之烈烈者耶責實在
予乃日詢耆舊以求公之遺蹤蒐輯典章以脩公之行實申呈
司府以詳公事之始終廼相宅於學宮之東得地三畝餘構材
經費徹廢寺而一新以建為門堂寢廡實以器具繚以四垣奉
公主於其中祀之復為置田地壹百畝米厘以供黍盛為編門
役一人以脩洒掃由是公之衣冠有威神靈有安歲時有祀伏
臘有歸邦人翕然鼓舞稱快藝人姜良翰聞而歎曰若是乎韓
侯之用心哉是其功豈特在太史公將鄉邦之斯文實惟是賴
矣吾鄉先正自呂成公之後歷何王金許四先生以及儒林四
傑諸賢皆以理學維植世風而多不及大用至我公始以文章

鋪張鴻烈潤色太平其名載旂常功施社稷豈獨桑梓之私雖
他人例能道也顧以時移世遠迺不得一歆俎豆以列跡於二
忠越國之間豈非明時一缺典耶

國家崇德象賢無所不至其一時開國元勳若誠意定遠臨淮
諸侯中間越歷多艱往往亦經黜削卒之遭遇

聖明俱克復光先烈而公獨以投荒千里寂寞無聞豈

國家曠蕩之典獨一靳於我公耶無亦傷於後嗣之式微而有
司者莫能為之先容故也韓侯乃不以其勢之微時之遠慨然
振勵而樹之風聲俾得以立宗秩祀以媿麗於忠節賢良諸祠
之間非至德其孰能尚之昔范文正公附睦之嚴祠而子陵之清
風高節益彰觀蘇公表潮之韓碑人必知昌黎之道德文章果

足為百世師不誣也吾鄉之文運恃公而昌公之功賢以侯而
顯然則侯之功德且將在斯文者百世豈值為太史公已耶抑
因是又有以見古今廢興之理信未可以一定論也昔當元末
擾攘之時我公以名德奇才負伯王大畧嘗以出處之計謀之
千巖大師師不然公拂然就行後卒遭遇

高皇帝果以文學侍從贊成大功為一時儒臣之冠豈亦不為
奇遇及天下既定其一時同事諸賢率以勲庸分封錫土照耀
鄉邦可謂盛矣然或不一再傳多至覆蕩遺亡迄今有併其姓
名爵里而不能知者於今果安在哉而公乃獨以孤忠不偶得
完其名節以落落振耀於穹壤宇宙之間使初時不遇

聖明則功業文章固無由自顯果其後亦止以一官拔老其子

若孫率皆不肖又未知其遺上覆瀟不有同於世之泯泯者耶是身與名且俱亡而公之所烈烈者又不知其與山川草木竟如何也後之人又孰從得其實而蹤跡之况二百年餘又安得豪傑之士如韓侯者以為之表章也是公之廢者乃興之基屈者為伸之兆其不亡者存乃天所以默相斯文而不欲使之中絕也而微侯之功烈又孰能振衰繼絕以使之中興也哉信乎公之有祠亦可以觀既定之理也公平生於書無所不讀其讀書處在金華八都之岑塘即今太陽嶺下有宅一區居金華洞里即公所生處也計荒沒歲久已俱不可復尋矣其所著書則有孝經曲禮諸傳及龍門潛溪鑿坡禁園芝園前後翰苑等集近復散逸不全侯至是始裒集重刻之祠既成復歲其所刻於中

以倫遺亡由是邦之典刑始得大全而侯之功於是為益顯矣然則公之所恃以為不朽者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韓侯諱叔陽字進甫應天高淳人登丁未進士實尹是邑云

嘉靖辛亥歲仲冬之朔

賜進士第文林郎刑科都給事中金華姜良翰撰

文移

金華府浦江縣為比例特建祠以崇先德以勵後學事案照承奉府帖該蒙

欽差提督學校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薛 案驗詳允在

將廢寺木料田地建立宋景濂先生祠宇內開餘田一十一畝

六分七厘地三畝四分租穀徵收在官常賦之外以為春秋二

祭之費免加丁田銀陸兩仰縣悉照詳議施行等因看得前項
 寺田每年該租穀貳千二百四十斤值銀五兩三錢四分地租
 折銀五錢二分五厘共銀五兩八錢六分五厘每年輸賦該銀
 二錢四分二厘春秋二祭照依鄉賢祠買辦品物該銀四兩九
 錢八分四厘全熟之年所收前租似足支費如遇歲荒收少祀
 典恐致廢缺况後年久祠宇損壞無從措處修葺及先該本縣
 刊刻先生文集一部倘後 上司本縣取用未免科派里甲俱
 為未便卷查一宗為侵匿官銀謀產事據本縣犯人鄭廷春告
 稱始祖鄭三四係宋先生女婿撥出民田肆畝七分為祭產近
 被鄭廷潦占管已經本縣審實斷入本祠為祭產但隔遠管業
 不便責令本家殷實戶丁鄭廷輔鄭廷照承買照依時價出銀

只買近祠樓仲喜等民田一坵計五畝每年該租穀九百斤值
 銀二兩二錢五分再查勘先年入官近溪田地八十畝每年該
 租利銀七兩三錢三分二厘三毫又本祠臨街店房六間每年
 該賃銀四兩二錢俱徵收在官先儘輸賦祭祀之外餘銀存庫
 以備荒年辦祭及脩理本祠併 上司本縣刷印文集紙張工
 食之費再照前項加增租銀俱係本縣自處未應申請合候詳
 允之日立案備照道本縣倉庫錢糧一體交盤庶幾事體經久
 不致湮沒而費有常經亦不致科派擾民矣本縣未敢擅便理
 合備由申稟為此卑縣合行具申伏乞 照詳示下施行須至
 由者 右 申

欽差提督學校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薛

嘉靖三十年十月 日知縣韓叔陽縣丞張寅主簿缺典史蔡
欽差提督學校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薛 批 據申經
理祠祀并印刷文集等項具見周悉足垂永久俱依擬行此
附錄補遺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改葬墓誌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公景濂洪武十四年辛酉五月二十日
以疾卒于瓊門春秋七十有二族葬瓊之蓮花峰下于時經紀
喪事則門生蕪府知事武義葉以時護視墳塋則鄉友嚴陵余
公文後三十三年為永樂癸巳

蜀獻王殿下念公舊學特給路費賜葬具以是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遷葬于成都府華陽縣安養鄉之原遺左長史明善洎文

武卿七祭于墓所復賜田以供祀事遷後又七十有二年為成
化乙巳今

賢王殿下仰思

太祖高皇帝眷注之隆墓公道德之盛因閱御賜書誥勅符詩
歌等文益加崇重以舊管土脉淺薄歲久崩圯無以稱
宗祖崇儒重道之意惕然興懷躬臨墳所賜詩致祭錫養其子
孫有加仍命擇地改葬以圖永久承奉宋君璟舊塋居寺在
錦城迎暉門外山水環抱土壤佳美特營讓其地而遷焉乃是
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尋廢其寺建祠堂以奉公像而棲神有
樹禪榻以紀勳庸而昭德無窮何其盛哉先是巡撫鄒憲池陽
孫君嘗復祭田見侵者若干贍其後矣已而巡按監察御史新

昌俞君振才按察使貴溪周君鶴又相與圖所以為表揚光大者惓惓弗已道德之感人心曠百世而如一日如此哉嗚呼公博極群書名滿天下道德文章固已衣被當時而傳播國史矣其出處遭逢行事之盛與夫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又具載門人義門鄭君楷所撰行狀墓誌及翰林侍制王公禕太常博士鄭君濤所著傳記矣奚瑛璋後生小子之贅言哉第念璋系同鄉邑茲又宦游于蜀故敢借書此以識改葬歲月云爾
四川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校僉事金華潘璋撰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改葬祭文

斯文之傳世越千載如一日道德之感人曠百世而相契如日麗天如水行地自古仁賢君子凡其經歷之所宦游之處一遺迹與故跡咸緬懷而仰企况祠墓之所在能不繕脩而葺治仰惟潛溪先生海岳鍾靈貞元間氣一代人豪百世偉士昔在勝國益事韜闕著書龍門優游卒歲迫入我朝風雲慶會翊

高皇以興運肇海宇之文治輔青宮以授經登玉堂而掌制子史群經其學之遠景星卿雲其文之著追昌黎以齊驅並履凌而無愧處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麟鳳之瑞世此先哲之格言實士林之公議夫何末路崎嶇蕪門流寓倏瞬息之百年慨復涼之暮隧樵牧踐毀蕞蕞蔽翳荷睿恩之崇儒卜吉壤以改瘞蓉城之東山明水麗馬鬣峨峨千載之計其等欽承

上命泣止于蜀拜謁墓前敬陳一祭靈爽不昧洋洋是凱尚饗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祠堂祭文

天啓

皇明哲人挺生瞻依日月際會風雲卓哉先生扶輿毓秀海岳
鍾靈昔在勝國肥遯山林遭逢

聖主撫運而與王堂掌制青宮授經贊襄治化藻飾太平開國
碩輔佐命元勳文傳天下德備一身其德之粹威鳳祥麟其文
之麗景星卿雲間闕末路飄泊風塵寒煙白草百歲荒墳道德
感人無古無今卜壤改定仰荷睿恩巍峨梵刹撤毀弗存改建
祠堂煥乎一新屏斥異教崇重斯文山川增重草木光榮某等
夙慕道德薄奠敬陳洋洋如在來格來歆尚饗

題郵亭壁歌

閩州太守吳宋氏

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握親姑烈茅屋抱新就地旋鋪攤
相向吞聲哭旁人問我是何方倪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全
華府海道曾為上千戶舉艘運粟大都回金牌勅賜雙飛虎元
弟晦跡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今朝王堂宋學士亦與妾家
同一譜并年嫁向衢州城夫婿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徧搜
志欲出仕甦蒼生前春群邑忽交僻辭親千里趨神京丹墀
策中殿舉馳書歸報泥金名承恩拜除閩州守飄然盡訪西
行到官未幾訪遺老要把好頭畫除掃日則升堂治公務夜則
挑燈理文藁守廉不使纖塵汙執法致遭僚佐怒府推獲罪苦
相攀察院來提有誰訴臨行囊橐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
中父老泣相送道旁過者咸嗟吁一時微賦動盈萬

無從辨經旬苦打不成招暗囑家人莫送致嗟乎死也書中
旗軍原籍來抄封當時指望耀門戶豈期一日盡成空
三貧如洗歛鈔慙慙行李伶仃三口到京師奉旨賜軍成金
齒阿弟遠送龍江邊臨岐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相痛別後
再會知何年開船未遠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
坡前白骨誰憐莖青草初然有子相依傍身安且不憂家蕩如
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誰望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途
整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梯
百戶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來走
向營中宿神思昏昏倦無力五更睡重起身遲飯鍋未熟旗頭
遍翻思昔日深閨內遠行不出中門外融融日影上闌干花

亭前鳥聲碎寶鬢斜簪金鳳翅翠雲蟬翼蛾眉嬌繡床新刺
蝴蝶坐久尚怯春風饒豈知一旦天亡後萬里遐荒要親走半
途日暮姑云餓欲死奉姑羞舉口問來一婦天台人情懷薄似
秋雲空喪夫未經二十日畫眉重嫁藍商君血色紅裙綉羅襖
終日騎驢涉長道穩坐不知行路難揚鞭笑指青山小取歡但
感新人心那憶舊夫恩愛深吁嗟風俗日頹敗廢盡大義貪
金妾心汪汪淡如水寧受饑寒不受恥幾回欲墜江魚腹姑存
未敢先求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姑終不怨姑亡妾亦隨
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說罷傷心淚如雨咽咽垂頭不成語
傍過者為酸心隔嶺孤猿叫何許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 諸君... 敬啟者... 茲因... 事關... 重要... 特此... 佈告... 凡我... 僑胞... 務請... 留意... 此佈

